

書叢話童界世

# 集話童麥丹

譯年達許



行印局書華中

民國廿三年十月發行  
民國三十年一月三版



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審字第四八三號

◎ 世界童話叢書 丹麥童話集 (全一册)

◎ 實價國幣一元二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原著者 大戶喜一郎

譯者 許達年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 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 
上海 澳門 路

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

## 譯者小序

丹麥在歐洲的北部，牠的國境面積真小得可以，僅僅佔據突出在北海（North Sea）和波羅的海（Baltic Sea）中間的半島上，和附近的幾個小島，所以牠的總面積只有四萬四千方公里。可是，他們的國民，大多屬於條頓族，所以秉性剛毅，尤其是勤於勞苦，大多從事牧畜和農產，到現在，丹麥出產的牛和牛乳、牛油，品質既好，產量又多，已經誇稱爲全世界第一了，附近的英國、法國等，幾乎完全要靠他們供給。——我國自稱地大物博，以農立國，年來反要向外國買洋米吃，買洋麥吃，和丹麥比起來真是令人慚愧的。

丹麥不僅在農業方面被人稱讚，就是在教育方面說來，也是一個

很進步的國家。牠們國內，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識字。——和我國有五千年的文化，時常自誇開化最早的，全國不識字的人竟占百分之八十以上，真是無可比擬了。

至於兒童文學方面的著作，我國更不能和丹麥比擬。他們在公曆一八〇五年時，產生了一個名聞全世界的作家，他的名字就叫做安徒生（Hans Christian Andersen）。他以卓越的天才，豐滿的情趣，寫了許多童話，傳遍全世界，差不多把全世界兒童的心情，完全抓住了。——這樣的作家，我國有過嗎？……

我並不是存心長別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，連連地說了許多話，要把丹麥和我國相比，這不過我一時想起，就此寫下罷了。

如今我也不再多說了，謹以北歐一國——丹麥——的童話擇其

趣味濃厚而傳佈較廣的，譯出來介紹給我國的小朋友們看看。至於這些童話的作風如何，結構如何，趣味如何，看完這本書，各位一定即可了解，所以也恕我不多說了。

達年 二二，一二，二。

世界童話叢書 丹麥童話集

目次

譯者小序

- 一、 金色的羽毛……………一
- 二、 牛有四隻角……………三五
- 三、 愚笨的農夫……………四九
- 四、 綠色的騎士……………六八
- 五、 「我知道的」……………九七
- 六、 寄居在天國……………一〇八

- 七、 夢……………一一三
- 八、 到磨坊去……………一三六
- 九、 白媽蟻的皮……………一四八
- 十、 一元五角錢的功效……………一八〇
- 十一、 最溫柔的妻子……………二〇二
- 十二、 狼……………二一九
- 十三、 人魚的兒子……………二二六
- 十四、 惡魔的仁慈……………二五一
- 十五、 沼地的巨漢……………二五六

世界童話叢書

# 丹麥童話集

## 一、金色的羽毛

從前，某處鄉村間，有一個很窮苦的人。他的境遇雖然很苦，但是孩子却是很多，所以時常歎息着担負太重。奇怪！他正在嫌孩子多的時候，不料又生了一個男孩子，於是到了應該給孩子「命名」的當兒，他雖是東請求，西拜托，誰也不肯來做給孩子命名的人，因為他們都怕遭受損失。

後來，應該給孩子命名的日子到了，父親只是找不到人，沒法，他只好帶了孩子逕自到教堂裏去了。走在路上，他遇見一個年老的乞丐，向

他討東西吃，就是一點兒麵包屑他也要。於是這貧苦的農夫，因為見他太可憐了，便隨手把帶着的東西給了他。

乞丐接受了農夫的賜給，心裏自然很高興，但是看見他的臉色很不好，似乎心裏十分愁苦，便向他詢問。農夫見乞丐的態度很誠懇，也就把原因告訴了他。於是那乞丐便願意給他的孩子命名，只是說：「我倒願意給你的孩子命名，可是你不要後悔呢！」

那農夫實在沒法可想，便一口答應了，伴着他一同到教堂裏去，可是他忘記了把孩子的名字預先告訴他，所以當牧師向乞丐詢問這孩子應該叫甚麼名字的時候，他便說：「蒙斯·脫洛……」——「蒙斯·脫洛，其實就是『不知道』的意思。」

可是那牧師却不問仔細，只聽到「蒙斯·脫洛」四個字，就把牠

登錄在教堂裏的命名簿上了。

那農夫聽到了這個名字，認爲是再好沒有了，十分快樂，便真的把那乞丐認爲孩子的命名長輩，請他到自己的家裏去，把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，請他暢快地吃喝。

不一會，乞丐肚子吃飽，站起身來向他告別的時候，從衣袋裏掏出一枚滿是斑鏽的鑰匙，交給農夫，說：「這個，就是我今天給你的禮物，請你好好的保存；等到孩子長到十四歲的當兒，你就給他罷！」

後來，農夫的孩子一天長大一天，並且非常強健，使做父親的一點兒也不担愁，一點兒也不吃苦；可是那乞丐給他們的鑰匙，他們並沒有好好的保存，只是給孩子當作玩具，隨地玩弄，所以不知在什麼時候失掉了。

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，孩子也一天一天地長成，到了後來，已經能够幫助父親做事了。一天，他正在幫着父親翻掘垃圾，忽然找到了那個斑鏽的鑰匙，拿去給媽媽看。他的媽媽見了，便把這個鑰匙的來歷告訴他，叫他好好地保存，從此以後，這鑰匙就藏在蒙斯·脫洛的衣袋裏了。

當蒙斯·脫洛十四歲生日的早晨，真是奇怪！他們起身來向窗外望去，只見對面的荒地上，原是沒有房屋的，如今却突然蓋了一座非常壯嚴的房屋；並且全部都用木材蓋成，四周都有精致的雕刻，和他們住着的茅屋，真是比也不能比。但是這很奇怪：這座房屋沒有窗，只在很高的三角牆上，有一個小窗洞，並且也有鎖鎖着。

農夫向着這座房屋，只是望着，望着，想不出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，爲甚麼築在這片荒地上。但蒙斯·脫洛却毫不思索，逕自說道：「我知

道的，牠是造給我的！」說罷，他就從衣袋裏掏出那個斑鏽的鑰匙來，去開窗上的鎖。

奇怪哪！這個鑰匙和那個鎖，正是原原配配，絲毫不錯，他竟把窗門開開了。他快樂得甚麼似的，便一直向屋子裏走進去，只見有一匹小黑馬，背上又有全副鞍座，向牆壁那邊望過去，只見黑黢黢的一堆，走近去一看，原來是掛着的一套衣服。蒙斯·脫洛把牠拿來向身上一披，嘿！不長，也不短，正適合他的身材。於是他騎着黑馬，披着新衣，走來向父親和母親告別，決意出去走走，見見世面，父親和母親答應了，他就掉轉馬頭，像飛矢一般地走了。

蒙斯·脫洛在路上走了一會，那小馬忽然向他說：「喂，你如果肚子餓了，伸手到我的右耳後去；如果口渴了，伸手到我的左耳後去。」

「唔，你還會開口說話嗎！那好極啦！」蒙斯·脫洛吃驚地說。後來，他果真只要伸出手來，便能得到吃，得到喝，非常快樂。

末了，他翻過了許多崇嶺，奔過了無數山谷，來到一個濃密的森林間。小馬也因為連日奔馳，不覺乏力了，只是吁吁地喘氣，走得很慢。

這時，蒙斯·脫洛偶然俯下頭，恰巧看見地上有一根羽毛，輝着黃金色，閃閃地發光。「把牠拾來罷！」他一邊說，一邊便想跨下馬來，去拾那羽毛。

「不行！不要拾！你如果拾了，就要遭殃的！」小馬吼着說。

於是他便不去拾了，仍舊策馬前進。可是，在路上又看見一根羽毛，比較剛纔看見的還要美麗，他又想去拾了。但小馬說：「不要去拾！拾了，就要遭殃！」

走不多遠，蒙斯·脫洛又看見地上有一根羽毛，比以前看見過的，更加燦爛，更加可愛。可是小馬又掉轉頭來向他說：「聽從我的話，不要去拾；如果你不聽我的話，把牠拾了來，你將來定要後悔！」

但是這次蒙斯·脫洛再也耐不住了，把小馬說的話好比耳邊的風，理也不理，逕自跨下馬來，把牠拾來了；並且已經捨去的兩根，他也不忍放棄，把牠們一齊拾到了。

說來真是奇怪！這三根金色燦爛的羽毛，把牠們合在一起看時，忽然會現着一個非常美麗的公主。他看得出神了，只是望着戀戀不捨。最後，他就把三根羽毛好好地藏在袋裏，跨上馬背，飛也似的走了，來到國王的京城裏。

「你到這個國王的身邊去服役罷！」小馬對他這樣說。

於是蒙斯·脫洛便跨下馬來，趕到國王的侍衛長那邊去，對他說：「只要使我和我的小馬不致挨餓，我就滿足了別的，我一點兒也沒有奢望。」於是他就被侍衛長派在馬廄裏照料些雜務，藉以糊口度日。

蒙斯·脫洛在國王的馬廄裏服役，因為得到小馬的幫助，所以一切都順手。他竭力照顧國王的愛馬，同時也照顧自己的小馬，一天，兩天，日子便平平穩穩地過去了。

蒙斯·脫洛所住的屋子，離馬廄很近，他每到晚上事情完畢以後，便回到自己的屋子裏去，小心翼翼地把窗子關好，把三根羽毛拿出來，只見牠燦爛地發着光彩，把小小的一間屋子照耀得如同白晝；在美麗的光彩中，又現着美麗的公主的姿態，他越看越有趣，不覺迷住了。從此以後，每天晚上，他一定要把他仔細凝視一會，把牠的姿態描下來，可是

無論他怎麼用心地描，只是描不像，久而久之，纔漸漸地描得像樣了。

一天晚上，有人把馬廄裏的燈光滅熄，看見蒙斯·脫洛的屋子，窗門關得很緊密，裏面却似乎有燈燃着，便去報告侍衛長。侍衛長走來一看，見蒙斯·脫洛的屋子裏果真燈光明亮，他就不問情由，逕自直闖進去，那時，原來蒙斯·脫洛正在凝視羽毛中的公主的姿態，仔細描寫，並沒有點什麼燈。侍衛長頓時吃了一驚，同時，他所描寫的畫也已被他瞧見，再也不能躲藏，只好被他拿着走了。

明天，侍衛長把自己看見的事，告訴國王，並且把蒙斯·脫洛所描的畫也獻給國王看。

國王聽了，覺得非常奇怪，很想問個明白，便叫蒙斯·脫洛走來，向他問道：「這是什麼畫？」

蒙斯·脫洛便回答他，這是他自己畫的。

「還有別的嗎？」國王再問。

蒙斯·脫洛也就回答他，別的還有幾幅，說罷，當即回到自己的屋子裏去，把已經畫成的三十六張完全拿來了；那最末畫的一張，最美麗，最動人。

於是國王又問他：「你是根據什麼畫的？據說，你的屋子裏燈也不點，那麼，黑漆漆的屋子裏，你怎能作畫呢？」

蒙斯·脫洛聽了國王這般的追問，知道自己的秘密再也沒法隱藏了，只得和盤吐出來，並且把三根羽毛也獻給國王看。

國王把三根羽毛拿在手裏，仔細凝視，突然，見羽毛間現着一個美麗的公主的姿態。於是他又問道：「這是誰？」



國王在羽毛間看見一個美麗的公主。

蒙斯·脫洛看了，搖搖頭，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不料國王却臉上現着笑容，說道：「唔，你說不知道嗎？你不知道！我倒知道呢！她是一個世界上最美麗的公主，當我年青的時候，我很想和她結婚，不料遷延復遷延，終於沒有成功，我就這樣衰老了。當時我因為不能達到目的，我恨極了，把她的父親殺死，把她的國境奪來，滿想可以達到目的，誰料她又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啦！我雖然派了許多人去尋找，總是大家空手而回，勞而無功。因此，我再也沒有興趣和別人結婚了。唉！真的，她真是一個全世界唯一美麗的公主，你既能找到她的像片，一定知道她現在住在什麼地方，請你快快把她喚來；如果你不肯去，我就要重重的罰你！」

可憐的蒙斯·脫洛，他聽了國王的話，嚇得什麼似的，因為他那裏

知道這個公主住在什麼地方呢！於是他哀求國王說這三根羽毛，是他在路上拾來的，其他的事，便什麼都不知道了；如果國王定要叫他去把公主喚來，他是沒處找的，還是請國王立即把他殺死了罷。

但是國王不答應。

於是蒙斯·脫洛只得垂頭喪氣，答道：「好罷！我去找找看！」沒精打彩地走回來了，他走到馬廐裏，仍是想不出應該到那裏去找；可是去是不行的，沒法，他就把這事告訴了小馬。

小馬聽了，當即說道：「哈，這是你拾了第一根羽毛所得的處罰，當初，我不是對你說過的嗎？可是，事到如今，悔也無益，請你放心罷，我可以幫助你！」接着，牠就把關於這個公主的事，詳細地告訴他；這個公主現在的確仍舊活着，並且正是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美公主。可是，她現在

所住的地方，離開這裏很遠，況且她又已經變成了一隻金色羽毛的鳥，蒙斯·脫洛拾得的羽毛，就是從她的身上脫下來的。因此如果要去訪晤這個美公主，必須漂過遼闊的海洋，這樣，非請國王特造一艘軍艦不可。這艘軍艦的材料，必須用桃木來做，用鋼釘釘合，四周裹着鐵甲，否則就不能耐久航行。

蒙斯·脫洛聽了小馬的話，當即趕到國王那邊去，把這些話都告訴他，請他特造一艘軍艦。不必說國王當然是聽從他的，因為沒有這樣現存的船，只得雇工匠來連夜趕造。

不多幾天，船已經造好了，蒙斯·脫洛便去告訴小馬，問牠怎樣辦。小馬說：「你再走到國王跟前，向他索一百桶牛肉，一百桶麵包，一百桶小虫；並且還要每輛能裝兩個桶的車子一百輛，挽車子的繩二百根；

其他，船上的水手等，都要準備妥當。因為渡過了海，還要走許多旱路，否則趕不到的。」

蒙斯·脫洛走到國王面前，便照着這些話完全說了出來。國王聽罷，立即準備妥當，把許多東西都裝在船上了。於是蒙斯·脫洛再去告訴小馬說，各事完全辦妥了。

「那麼，把我要吃的乾草給我吃罷！如今，你可以不必擔心，乘着這艘船出去罷！」小馬這樣回答他，蒙斯·脫洛便跨上軍艦，得意洋洋地出發了。

軍艦出了海口，不久，有一隻週身雪白的狗，走到甲板上來，蹲在蒙斯·脫洛的身旁。蒙斯·脫洛正在感得寂寞，一眼見了牠，當即把牠視作旅程中的好友，帶着牠一同前進。

軍艦衝着波浪，一直向前，和風拂拂地吹來，不覺已到了海中央。蒙斯·脫洛聽從小狗對他說的話，把一百桶小虫倒在海中給魚兒們吃，把一百隻空木桶給鯨魚們，於是魚兒們都集合在船的四週吃小虫，鯨魚們集合在船的四周玩弄木桶。

不一會，船兒向前駛着，駛着，已經到了海的對岸，於是大家上陸，用一百輛車子裝了一百桶牛肉和一百桶麵包，用二百根繩子縛着，由二百個水手挽着走。走不多遠，只聽得許多狼和熊，成羣結隊，亂嚷亂叫，在山谷間找東西吃。蒙斯·脫洛見了，便把一百桶牛肉給牠們吃。狼和熊有牛肉吃，快樂得很，便讓他們平安地走過了。

走了一會兒，又看見許多巨人在互相博鬥，原來他們都因為肚子餓了，正在爭奪麵包吃。蒙斯·脫洛心裏明白，便把一百桶麵包分給他

們。巨人們見了這許多麵包，快樂得手舞足蹈，立即停止爭鬥，讓他們平安地通過了，並且高聲嚷道：「謝謝！謝謝！我們已經一百年沒有東西吃了，所以在這裏這般爭鬥。如果你們有什麼事要我們做，我們定是願意幫助你們的！」

後來，所有的食品都施捨完了，蒙斯·脫洛便叫二百個水手都回到船上去，只帶了一隻小狗，邁開大步，向前進行。不久，他們走到一處像太陽那樣的射着光輝的地方。

小狗說：「且慢，我們現在還不能進城，應該再等一會兒，等到三點鐘的時候才能進去。因為在這座城的四週，有許多毒蛇潛伏着，每天三點鐘的時候，他們因為烈日高照，熱得耐不住了，才在這個時候睡覺。所以在這個時間以外，我們是不能進去的。」

蒙斯·脫洛沒法，只得耐着性子等候了；時光一到，他就帶着小狗，一直走去，因為這時恰好門戶洞開着，所以他們毫無阻礙，只是穿戶經屋，一直來到金色鳥住着的地方。他向鳥身上仔細一瞧，原來牠身上的羽毛，和自己所拾得的，正是一模一樣。於是他躡手躡足，屏聲靜氣，暗暗地走到牠的身邊去，在牠的頭上用力一拔，拔了一根很長的羽毛。那鳥吃了一驚，頓時張開眼來，轉瞬之間，便變成了一個美麗的公主，她的面貌，和蒙斯·脫洛天天望着的，正是一般無二。

「唔，你怎麼會到這裏的？你怎麼會通過狼住的地方呢？」公主吃驚地問。

「我給了牠們歡喜吃的東西，才得通過的。」蒙斯·脫洛回答。

「那麼，巨人們住的地方，你怎麼樣通過呢？」

「我把使他們吃飽肚子的麪包分給他們。」

「城的四週還有許多毒蛇哩！那你怎麼樣進來的？」

「我等牠們睡熟以後進來的。」

「唔！那麼，你趕到這裏來，可有什麼事呢？」

「我嗎，」蒙斯·脫洛答道，「我是從很遠的地方，特地趕到這裏來的。我特來請求你，請你和我們的國王結婚！」

公主聽了，閉上眼，點點頭，一口答應了，說：「我已經明白了。好罷，你跟我一塊兒來吃飯罷！」於是他們兩人一同走進一間屋子裏去，桌上已經安放了許多美味的食品，他倆便坐下來開始吃了。但說來奇怪！蒙斯·脫洛只吃第一盤東西，別的再也吃不下了，那小狗也只吃了一盤菜，便緊緊地守在他的身旁。

吃罷了飯，公主又帶了蒙斯·脫洛到城中去隨意遊玩，可是奇怪！這座城裏除去這個由鳥兒變成的公主以外，再也找不出一個活的生物。

不一會，公主又領導他走到一間有許多床並列着的屋子裏去，叫他住在這裏過夜。可是，蒙斯·脫洛不願意，他決意帶着小狗到城門的旁邊去過夜。

明天早晨，蒙斯·脫洛走到公主的跟前說：「公主，請你跟着我們一塊兒回去罷！」

但公主搖搖頭，說：「那不行，除非我躲在許多綢緞中，被你找到了，我才能聽從你的話！」說罷，公主頓時不見了；在他的跟前，却堆積着許多綢緞，堆得又亂又高。可是蒙斯·脫洛向小狗詢問一會，便知道了公

主躲藏的地方，立刻抓住一疋淡黑色的綢，從衣袋裏掏出一把小刀來，霍的一聲，把牠對割兩半，突然，公主當即出現了，急切地說：「慢慢這疋綢是我的命，請你不要割了吧！」

蒙斯·脫洛聽了公主的話，立即罷手，於是他就依照公主的吩咐，和她一同吃飯。但他只吃放在最下首盤裏的東西，其他的，他動也不動。吃完了飯，公主又領着他到一間臥室裏去睡覺。蒙斯·脫洛只好依從，便叫小狗睡在臥室的門外。

第二天，公主又躲在麥稈叢中，說道：「你如果找到我，我就跟着你回去！」

蒙斯·脫洛不慌不忙，立刻抓住一把最輕的麥稈，想把牠折斷，但公主却又條的出現了，哀求他不要折斷，說：「好罷！這次我一定聽從你，

我一定可以跟着你回去了！」說罷，她先把城門都加上鎖，再把許多鑰匙收集妥當，當即跟着蒙斯·脫洛走到海邊來，乘着船，順風破浪地出發了。

當船兒駛到海中央，公主便把一串鑰匙，撲通一聲，拋在海中。小狗見了，當即向蒙斯·脫洛咕噥了一回，於是他把海中的魚兒們召集攏來，請求牠們搜尋這串鑰匙。這些魚兒們，從前曾經吃過蒙斯·脫洛賜給的小蟲，正想感恩報答，所以，無論是大魚小魚，都一齊游來了，但是牠們東找西尋，只是找不到。因為這個海，又大又深，海底下有山，又有谷，谷底下又全是些小洞。小鱉魚們因為找不到那串鑰匙，哭得眼睛也紅了。現在我們看見的鱉魚，眼睛全是紅色，就是那時候哭紅的。

可是，到了後來，幸虧有一隻年老的蟹，利用牠那鋒利的螯，從石隙

裏把那串鑰匙找來了。但牠因爲用力過猛，所以本來是很長的螯，從此便折磨得很短。

蒙斯·脫洛得到蟹的幫助，非常快樂，便暗暗地把那串鑰匙藏在懷裏，却不給公主知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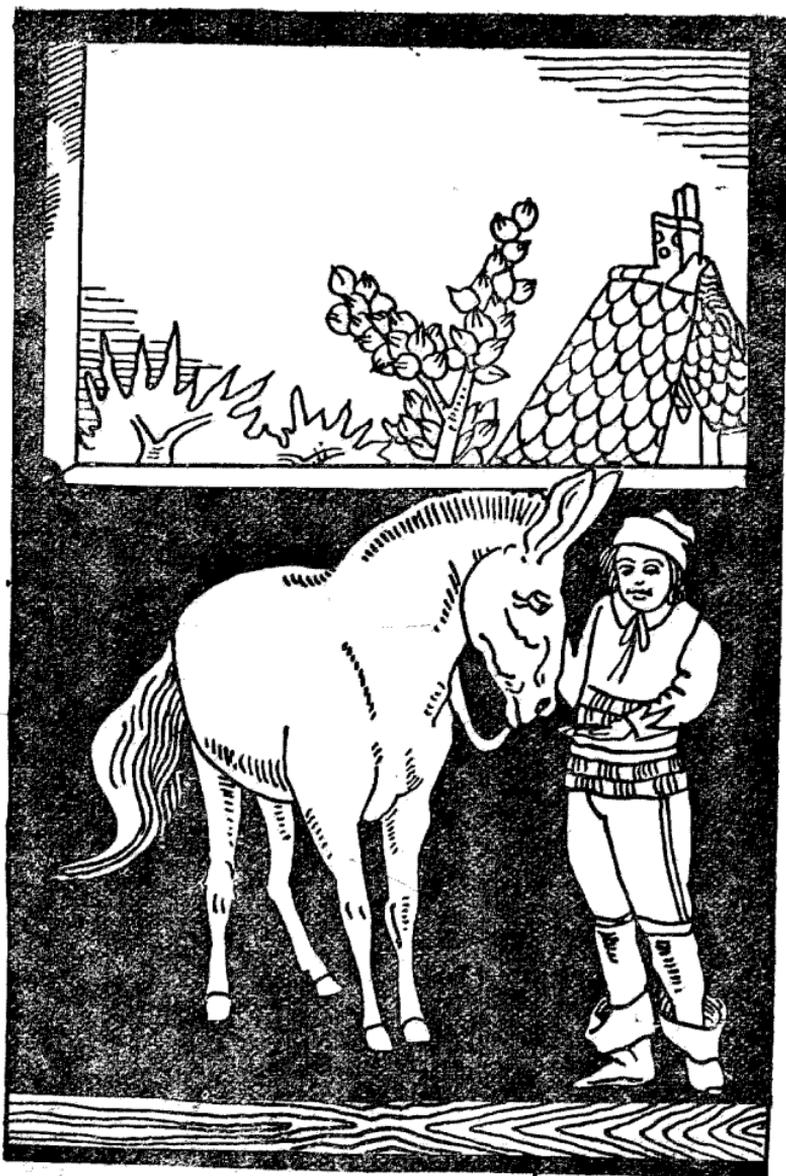
不久，船兒越駛越快，轉瞬之間，已經回到原來出發的地方。老年的國王見了公主，心花怒放，快樂得甚麼似的。公主也似乎比較以前更加美麗，更加年青了，所以國王立即要求公主和他立刻結婚。但是公主不答應，她說：「除非你把我所住的宮殿，搬到你的王宮邊來，我才能答應你的話。」

國王沒法，便把蒙斯·脫洛喚來，對他說：「你能遵從我的話，把公主請來，我很歡喜；但是，你爲甚麼不把公主所住的宮殿也搬來呢！現在，

我命令你：快去把那宮殿搬來，如果不肯去，或是辦不到，別說我不客氣，我就要你的命！」

蒙斯·脫洛聽了國王這般的囑咐，他想：這可活不成了，十分悲傷，只得走到馬廄裏去，把這事告訴小馬，並且說：「這件事如果辦不成功，我是沒命了；從此再也不能親眼看着美麗的公主和國王結婚。」說罷，眼淚像珠珍一般的掛下來。

小馬聽了，緩緩地說：「這是你拾了第二根羽毛的報應，我不是早已對你說過嗎，你要後悔的！但事已至此，悔也無益，我來替你想個方法罷！天無絕人之路，你不必傷心。現在，你仍舊走到國王的跟前去，向他要一百桶牛肉，一百桶麵包，一百桶小蟲，其他船隻水手等，也須一概和你第一次出發的時候所需的數目相等。」



蒙斯·脫洛把國王說的話告訴小馬。

蒙斯·脫洛聽了，當即走到國王的跟前，把小馬囑咐他的話，照樣告訴國王一切準備妥當，便動身出發。船兒在海面上駛着，完全和第一次航海時所遭遇的情形一樣。有一隻小狗伴着他，把一百桶小蟲給魚兒們吃，把空木桶給鯨魚們玩，上了岸，把一百桶牛肉給熊和狼，把一百桶麵包給巨人，巨人們把金碧輝煌的公主的宮殿，搬到海邊，再由許多鯨魚們把牠擱在背上，渡過大海，靠近海岸，把牠搬在王宮的旁邊。

國王見蒙斯·脫洛果真把公主的宮殿搬來了，又驚又喜，快樂得只是嘻開嘴笑，老是合不攏來，當即向公主求婚。

可是公主說道：「我的宮殿雖然搬來了，但門上都加着鎖，我不能走進去，仍是沒用。至於開這些鎖的鑰匙，我早已失落在海中了，請你給我找來！」

國王聽了公主這般訴說，只是因為沒有鑰匙，心裏毫不擔憂。他想：這是容易辦到的，自己國內正有許多銅匠，他們既會做鎖，也會配鑰匙。於是向公主安慰了一番，就把能幹的銅匠全體喚來。可是這真是奇怪得很！這些平時很能幹的銅匠，雖然用盡心思，想法設計，仍是不能開開那些鎖。國王這纔急了，不得不再去喚蒙斯·脫洛來，說：「你快快把開鎖的鑰匙找來；否則，我就要處你死刑！」

這時蒙斯·脫洛因為成竹在胸，所以國王的話雖然很嚴厲，他一點兒也不怕，當即不慌不忙，把那串鑰匙從懷裏掏出來，當場獻給公主。他想，這次她沒有甚麼話可以推托了吧。

不料公主接了那串鑰匙，又開口說道：「我還有一個要求：我又要兩種水：一種名叫「生命水」；一種名叫「死水」。沒有這兩種水，我仍

舊不願意和國王結婚。但是，以前的事，都是由蒙斯·脫洛辦到的，所以這次的事，也只有蒙斯·洛脫才能辦到。」

公主既然這樣說，自然，國王又把這件事托付給蒙斯·脫洛了。他雖然竭力推辭，國王只是不依，說：「你如果不給我辦到，別說我無情，我要處你死刑！」

蒙斯·脫洛聽了國王這嚴厲的囑咐，真是又怨又恨，沒處發洩，覺得活在世上實在沒有趣味，便一拐一拐的走到馬廐裏去，想和可愛的小馬作別說：「這次，我真的活不成了！」

小馬聽了蒙斯·脫洛悲傷的訴說，仰起了頭，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這是你拾了第三根羽毛的報應。當初，我不是曾經勸阻你，說你一定要後悔的，可是你不聽！但過分悲傷是不必的；船到橋頭自會直，我再幫助你

一下罷！你到國王的跟前，去向他要兩個銀瓶，一個瓶上刻着「生命水」三個字；一個瓶上刻着「死水」兩個字，然後騎在我的背上出發！」

蒙斯·脫洛聽從了小馬的話，向國王拿了兩個銀瓶，跨上小馬的背出發了。這時，公主站在窗邊見了，說道：「啊！他乘了這隻馬，這樣，這件事他一定能够辦到了！」

却說蒙斯·脫洛騎着小馬，穿山過嶺，駛過荒野，越過叢林，來到一處森林濃密的地方，小馬突然停住了，對蒙斯·脫洛說：「你快爬到那株有烏鴉窠的樹上去，等那老烏鴉飛出去的時候，把小烏鴉殺死一隻，然後，把預備貯藏生命水的瓶放在窠裏。」

蒙斯·脫洛聽了小馬的話，立即跨下馬來，照他的吩咐去做了，把一隻小烏鴉殺死，把預備貯藏生命水的銀瓶放在窠裏。不一會，老烏鴉

回來了，牠見可愛的小寶寶死了，吃驚不小，立即啣着那個銀瓶，不知飛到甚麼地方去了，隔了一會，牠又啣着銀瓶飛來，把瓶裏的水灑些在已經死去的小烏鴉身上，奇怪！那小烏鴉便復活了。蒙斯·脫洛看個準切，急忙爬到樹上去，把那烏鴉趕走，拿着銀瓶下來，看看瓶裏，可貴的生命水還有半瓶。

小馬又叫蒙斯·脫洛把那邊仰着頭，不會咬人的蛇捉來，放在烏鴉的窠裏，同時，就把預備貯藏「死水」的銀瓶也放在裏面。烏鴉飛回來，見窠裏有一條蛇，吃驚不小，急忙啣着那個銀瓶飛去了。不一會，烏鴉又啣着瓶飛回來，把瓶裏的水灑些在蛇身上，那蛇立即死了。蒙斯·脫洛躲在樹下靜靜地看着，看得清清楚楚，當即爬上樹去，把烏鴉趕走，拿了貯藏「死水」的銀瓶下來了，跨上馬背，一程飛奔，不多一會兒，早已

回來了，把兩個銀瓶獻給公主。

公主接受了這兩個銀瓶，便甚麼話也沒有說，只好聽從國王的話，和他結婚。但她在未結婚以前，還要試一試這些「生命水」和「死水」，是不是真的。國王自然答應了她，但他不願意把自己的身體給她試驗，却說「把蒙斯·洛脫做試驗品罷，這是最適當的，因為這些水是他訪求來的。」

國王當即把蒙斯·洛脫喚來，由公主把死水灑在他的身上，他便突然倒在地上死了。公主再把生命水灑在他的身上，果然他又蠕蠕地爬起來，並且姿態顯得更美麗，更壯健了。

國王見了，又驚又喜，立即要求公主也給他灑些死水和生命水，希望也長得美麗些，壯健些。公主當即依着國王的吩咐，先把死水灑在他

的身上，國王也就倒在地上死了。公主再拿起貯藏生命水的瓶來，向國王的身體上灑，啊！這可不得了，生命水一點兒也沒有了，於是躺在地上直挺挺的國王，再也不能復活啦。

這時，公主沒法可想，便說：「生命水既已沒有，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想呢！真是對不起，國王只好就此死了。」接着，又對王宮裏的大臣們說：「這位蒙斯·脫洛，他做了許多別人所做不到的事，把我從遠遠的地方帶了來，又找到沉在海底下的鑰匙，又訪得了希奇的生命水和死水；像他這樣的人，世界上還會找得到嗎！請他繼承王位，有誰能說不適當呢！」

大臣們聽了公主的話，只是：「是是！」地連聲答應，誰也不敢說一個「不」字。因為公主的手裏，正握着一個貯藏死水的瓶。於是大家都

擁戴蒙斯·脫洛承繼王位，然後和世界上最美麗的公主結婚。

舉行婚禮的日子，蒙斯·脫洛獨自個走到馬廐裏去，向小馬深深地道謝，因為萬事全仗牠幫助，才得成功。但小馬說：「我幫助你做了許多事，這次，你也聽從我的話吧！快去拿把刀來，把我的頭砍下，然後在我的身體後面給我做三次祈禱。」

「不行！不行！這事我不幹的！」蒙斯·脫洛高聲地喊，不覺流淚了。  
「不，你不要悲傷！你聽從我的話做吧！這樣，你就是幫助我了。」小馬哀聲地懇求。

蒙斯·脫洛沒法，只得照着牠的吩咐做了，先把牠的頭砍下，然後跪在牠的身後做三次祈禱。嘿！奇怪！蒙斯·脫洛祈禱完畢，睜開眼來，懶洋洋地正想站起來的時候，不料跟前却站着一個英俊的王子。這個王

子，原來就是公主的哥哥，只因被魔法所糾纏，所以變成一隻小馬。當下，他倆便手攬着手地走到王宮裏去。公主見了，快樂得眼淚也笑出來了。他和公主結婚，全國慶祝了十四日，十四夜。

後來，蒙斯·脫洛和公主，公主的哥哥，便一同住在一起，度着快樂的生活。就是直到現在，他們仍是非常快樂。

## 二、牛有四隻角

耶穌聖誕節的前一夜，有兩個貧苦的旅客，走到一家農人家的門前來敲門，要求借宿一夜。這家的農人，因為沒有可以給人借宿的地方，所以一口回絕了。兩個旅客沒法，只得再走到一個貧窮農夫的茅屋前來，向他們請求。他們在門上輕輕地敲，說道：「請答應我們借宿一夜。」

這座茅屋裏住着的，是一對貧苦的農家夫婦。他們雖然沒有什麼食品可以請客，却開出門來，向他們招呼道：「如果不嫌簡陋，就請你們在這裏宿一夜罷！」

旅客倆聽了，快樂得什麼似的，當即走了進去。

不一會，農夫的妻子對農夫說：「今夜是聖誕節的前夜，沒有甚麼

東西敬客，似乎不大好，我們還是把那隻小羊殺了吧！」

「好的，就這樣辦吧！」農夫笑着回答。

於是他們把小羊殺死，放在火爐上烤熟，盛出來請旅客倆吃。大家快快樂樂地吃喝，把前半夜的時光在歡笑聲中過去了。

將要睡的時候，他們叫兩個旅客睡在床上，自己却用稻草鋪在地上睡，因為他們只有兩張床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倆又伴着兩個旅客一同到禮拜堂裏去；回來以後，又留他們再宿一夜，預備快樂地度過這聖誕節夜。他們誠懇地說：「昨晚的食品，還剩了許多，請再吃些走吧！」

旅客倆被他們的盛意所感動，便露着笑容，點頭答應了，再在他們這裏借宿一夜。

明天，旅客倆要動身了，告別的時候，對農夫婦倆說：「承你們的盛情，留我們借宿，留我們吃喝，真是感激不盡。但是我們沒有甚麼東西可以報答你們，實在抱歉得很！」

「笑話！我們難道希望你們有甚麼報答嗎？」農夫笑着說。

但旅客倆將要跨出門口的時候，突然回過頭來，問道：「可是，小羊的頭上，角有沒有？」

「甚麼角嗎？那是一點兒也沒有用處的。」

「不，我是問你：小羊頭上有幾隻角？」

「兩隻。」

農夫聽了旅客倆這幾句問話，不着邊際，摸不着頭腦，也就含含糊糊地回答了。

「唔，那麼給你兩個願望，你希望什麼，就給你什麼。」旅客倆說。

其實，這一對貧苦的農夫，並沒有甚麼希望，一日三餐，尚不算十分窘迫；說到希望，他們或許只有一個，就是希望死後升入天國，其他，什麼也沒有。

「上帝一定會這樣賜給你們的。過了一年，我們再來拜訪。」兩個旅客對着呆然的農夫夫婦倆，自言自語地說罷，便悠悠地走了。

說來奇怪！從這一天起，農夫夫婦倆發現了一樁奇怪的現象：單單一隻母牛，就生了五隻小牛；兩隻羊，生了八隻又肥又大的小羊；母豬也生了許多小豬，簡直數也數不清；並且，在他們那片又小又貧瘠的土地上，無論是種麥種果樹，收穫的結果，總是照平日加上十倍。於是他們的生

活一天寬裕一天，築了許多房屋，屋子裏裝飾得很整潔。他們想，這兩個



母豬生了許多小豬，數也數不清。

旅客一定會再來的，所以靜靜地等着快樂的聖誕節快快到來；他們知道萬事這般順利，全是他們兩人的賜給，非向他們重重地道謝不可。

這時，合村的人，看見這一對貧苦的農夫婦忽然富裕起來，沒有一個人不驚異的，尤其是當初拒絕那兩個旅客來借宿的地主，對他們更加嫉妒。後來，他們各處探聽，知道是完全由於兩個旅客給他們的幫助，便不覺惱怒起來。因為他們想，如果這兩個旅客投宿在他們的家裏，這樣的幸運，不是該由他們享受的嗎！於是他們執意以為農夫婦倆侵佔他們的機遇，心裏很不平。後來聽人傳說，這兩個旅客在聖誕節的晚上，還要來一次，他們便走來囑咐懦弱可欺的貧苦農人說：「下次，如果那兩個旅客再到這個村莊上來，你叫他們到我們這裏來投宿！」

日子過得很快，今年的聖誕節又倏忽地到了。那天晚上，天色慢慢

地昏暗，這兩個旅客果真按照約定似的到來了。他倆站在貧苦的農家夫婦的門前，輕輕地敲着門。農夫婦倆聽得敲門聲，立即奔出來，向他倆重重地道謝。他倆又要求借宿一夜，和他們一同渡過這快樂的聖誕節夜。不消說，農夫婦倆是十分歡迎的，但他們已經得到地主的囑咐，不敢再留，只得委婉地說：「那是歡迎得很！可是，今夜務請你們到那邊的地主家裏去寄宿罷！因為去年他們沒有房屋可以容納，一口回絕了你們，覺得非常抱歉，今年想對你們重重地道歉，請你們原諒！」

「既然這樣，那麼我們就到那邊去宿罷！」兩個旅客聽了農夫的話，便退了出來。

但他們告別的時候，農夫的妻子說：「那麼，明天早晨，請你們早些過來，和我們一塊兒到禮拜堂裏去。」

兩個旅客到了地主的家裏，地主和他的妻子，正在「要來了吧！要來了吧！」伸長頭頸等着，等得很心焦。後來看見他們走來了，立即飛奔出來，攙着他們的手，領導他們走到一間很精緻的屋子裏去，重提去年的事，務請他們特別原諒，把頭俯到胸口，說了許多抱歉的話；接着，便殺牛斬羊，做成了美味的湯，烤肉，肉丁，還加上精細的點心，名貴的酒，請他們吃，請他們喝；睡覺的時候，領導他們走進一間非常華麗的屋子，鴨鵝絨的被，墊子堆得很高，請他們躺着，坐着，隨意休息。

第二天早晨，兩個旅客剛剛起身，地主便來請安，請吃點心，請他們和他一同到禮拜堂裏去。但旅客們因為還有別的事，只好謝絕了，於是他就替他們準備馬車，送他們到禮拜堂裏去。

兩個旅客將動身的時候，便對地主說：「昨晚承蒙這般厚待，我們

沒有帶東西，也沒帶錢，無從報答，真是抱歉得很！」說了許多道歉的話。不一會，地主送他們走出大門口，有一個旅客便突然問道：「可是，牛的頭上有沒有角？」

「唔，那自然是有的。」地主回答得很響，因為他已經向貧苦的農夫婦探問仔細，知道他們一定要這樣問的，早已準備着回答。

「那麼，有幾隻角呢？」有一個旅客再問。

這時，地主的妻子急忙扯着丈夫的衣角，暗地裏囑咐他道：「你說：『有四隻角！』」於是地主順口答道：「四隻！」

「好！那麼給你們四個願望吧！每人二個！你們希求什麼，就得到什麼。」旅客說罷，當即跨上馬車，向貧苦的農夫婦家趕來，叫他們一同到禮拜堂裏去。

地主坐在馬車上，親自替他們駕馳，把他們送到禮拜堂，他就牽着繩索，抽着馬鞭，急急忙忙地趕回家來，打算和他的妻子商酌利用這四個願望的方法，至於到禮拜堂裏去祈禱的事，早已不放在心上了。他一心一意，只是希望快快趕回去。不料他忙裏疏忽，韁繩沒有拉緊，那匹馬突然一跳，把他掀下車來，跌在地上；兩匹馬也就翻了一個筋斗，爬不起身。他怒了，說道：「可惡的東西！這兩匹馬這般頑劣，還是給惡魔吃掉了吧！」不料他的話剛才出口，這兩匹馬真的突然不見了。馬沒有了，車子再也走不動，他只得步行回家。這時，他才知道已經白白地消耗了一個願望。

他在路上走，一面走，一面想：「還好！還好！失去一個，還有三個哩！在這三個願望裏，我不難得到幾十匹，幾百匹，或是幾千匹，……」所以毫

不悔恨，仍舊急急忙忙地向家裏走。

這時，他的妻子等在家裏，正在等待他回去；可是等了許多時候，仍是不見他回來。她再也耐不住了，走到門外來探望，依然踪跡全無。她感覺惱了，嚷道：「如果我也有一個願望，我只希望我的丈夫立刻回來！」說罷，她的丈夫果真站在她的跟前了。

「喔！喔！好好的！一個願望，給我白白地糟蹋掉啦！」她突然想起，眼睛睜得圓圓的，又恨又惱，不覺高聲大嚷，接着便扯住了她丈夫的衣袖，怒喝道：「你看！這都是因爲你來得太慢而闖下的禍！馬呢？馬車呢？那裏去了……？」

「嘿！還要問馬，問馬車嗎，這些全都沒有了！全是你不好，叫我對那旅客說：牛有四隻角！都是你闖下的禍！好罷！你的頭上也給你生兩隻角



地主的妻子的頭上，突然生了兩隻角。

罷！」地主怒喝着，突然，他的妻子的頭上，果真生了兩隻又長又大的牛角了。

這時，他們好容易從旅客那邊得來的四個願望，已經白白地耗去了三個，如今只賸下一個了；並且這最後的一個願望，只有他的妻子說出來的話，才能應驗。

當時，地主自己看見妻子頭上生了兩隻角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恰像一個妖怪。但他顧不得甚麼了，睜着眼睛對妻子說：「愛的！我們現在只有一個願望了，你快說吧！我們要有精巧的器具，我們要有堆積如山的金銀。喂！快說罷！快說罷！這樣，我們還有一個機會挽救！」

他的妻子聽了，惱怒異常，喝道：「不要！不要！難道你願意使我終生生了兩隻角嗎！叫我怎樣去見人——我什麼也不要，只要我頭上沒有

兩隻角！』她說罷，頭上的角果真立刻消滅了。

於是，旅客倆給他們的四個願望，就此完全應驗。可是他們因爲太貪心了，反而得不到什麼，仍舊不能成爲富翁；並且倒反損失了兩匹馬，一頭牛。

### 三、愚笨的農夫

從前，有兄弟兩人，哥哥已經結婚生子，弟弟却沒有結婚成家，獨自個住在裘脫蘭地方。

他那哥哥的家，是在加倫特化和霍白克地方之間的雪萊特地方。後來，弟弟因為家裏沒有人照管，所以無論是家裏的事，或是農場上的工作，都要雇用工人來操作，但是，管理這些工人，是很麻煩的事，因此，哥哥就叫弟弟和他住在一起過活，恰和從前他沒有結婚的時候一般。他的弟弟聽了，當然十分合意，當即把自己住着的房屋賣去，變成現金；只留下一輛馬車，和轆馬車的馬，因為這是將來有用處的。此外，他又留用一個雇用已久的老僕人，因為那個人秉性很忠實，所以他就帶着

他，照管許多行李，乘了船，趕到加倫特化地方以後，便驅車策馬，直向內地進發。

他們兩人在路上走了許多日子，一路平安，沒有遇到什麼障礙，後來，他們走到一處交叉路口，不知道應該走那一條路是好。當動身的時候，他對於到哥哥那邊去的路徑是打聽清楚的，不料現在却模模糊糊地記不起了。——可是，他們越是模模糊糊，也就越容易迷路啊！

後來，他們趕着車子，向一條很狹小的路走去，忽然看見一片農場，弟弟便把僕人喚來，對他說：「彼得！你走到那邊去，問問他們，這條路通不通的；你得問清楚，聽清楚！」

那僕人便奔過了路，向那邊的農場奔過去，看見一個瘦弱老公公，正在墾地。



弟弟的僕人向路旁的老公公問路。

「早哇，老公公！」彼得說。

「唔！」老公公不經意似地回答。

「早哇，老公公！」彼得以爲老公公的耳朵有些聾，再提高嗓子重說一遍。可是老公公這次只向他瞧了一瞧，竟沒有回答。

僕人想：「這個老頭兒倒是古怪呢！好好地和他招呼，他倒默默地不做聲！可是，難道我就此白白地回去了嗎？那不行！」想罷，他又直起喉嚨大叫道：「喂！我問你：這條路通不通？」

「你問路嗎？這些何必問呢！你要到什麼地方，隨便向什麼地方走去就是。我不知道這些事！」

「你這古怪的老頭兒，真是語無倫次！」彼得得不到要領，心裏很惱怒，便暗暗地這樣罵着，一拐一拐的走回來了。

弟弟見僕人回來了，連忙問道：「這條路究竟通不通？」

「不知道啊！」彼得乾脆地回答。

「爲甚麼呢？彼得！」

「我出世到現在，從來沒有遇見過這般古怪的老頭兒！」彼得說罷，就把老公公剛才說過的話，告訴主人。

「那麼，這條路大概是可以走的了，我們走罷！」主人坦然的說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彼得仍是說得很乾脆，但他不願違背主人的吩咐，也就趕着馬車走了。走走，走，走，他們趕了許多路程，終於達到目的，走到哥哥的家了。

弟弟走進哥哥的屋子，當即開口說道：「唔，在這裏，正直的人倒不少呢！」

「是的，有許多人是很正直的。」哥哥不明白弟弟說的話，只是漫然回答。

「我不是隨口說說，這裏許多人的確都很正直。」

「唔，那你也說得太過分了！」哥哥睜着眼睛回答，「你說的話，大概是意有所指吧？不知道你在這裏曾經會見過什麼人？」

「你說得不錯！剛才我在路上趕路的時候，在這附近地方的一個小農場旁邊，遇到一個老公公，他對於我們真是誠實不欺！」弟弟很興奮地說。

哥哥聽了弟弟的話，不覺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啊！你在那邊遇到的嗎？那個老傢伙，他正是一個生性狡詐，一毛不拔的吝嗇漢！」他因為要使自己的弟弟容易明瞭起見，便提出一個單簡的證據來說，「那個傢伙

真是吝嗇得厲害！即使有人口渴得將要乾死了，向他討一點兒水來喝，他也是不肯賜捨的！」

弟弟的僕人彼得，他站在主人的身旁，聽了這樣的話，覺得未免言過其實了，便說：「世界上會有這樣的惡人，我可不相信！」

哥哥說：「你不要不相信！那個人正是這樣的！」

「好！我倒要去試試他看！我們姑且去向他商量借宿一夜，看他答應不答應！」彼得說。

「你們真不必去！那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的！」哥哥堅持着說，可是，弟弟和他的僕人彼得，只是不相信。於是他就說：「好的！你們要試，就去試一下罷！如果他肯答應你們借宿一夜，我就奉送你們大洋一百元！」

弟兄倆既然這樣說，弟弟當即帶着他的僕人彼得，騎着馬，趁着傍晚時分，悄悄地出發了。

到了目的地，他們仍舊看見那個瘦弱的老公公，還在墾地。彼得便走上前去，向他招呼道：「老公公，好哇！」

「唔！」老公公理也不理他似的咕噥一聲。

「我們要向你借宿一夜，不知可能答應？」

「不行！這話你們說也不必說！」老公公突然怒了，臉兒紅紅地說，「真是對不起！像老公公這般仁慈的人，一定答應的吧！好！我們先把馬牽進去罷！」彼得自管自的說，說罷，他再也不和他多嘴，儘管把自己的馬牽到馬房裏去了。但是老公公跟在他的身後，並且拿出鎖來，把馬房的門鎖上了。

彼得看着，只是說：「多謝！多謝！你把門鎖上，那是再好沒有的了！可是，無論是什麼鎖，我們都會開的。」說着，眼看那老公公只是一聲也不響，一拐一拐地走去了。

馬房裏，原來有兩匹很好的棧色馬，彼得把牠們的纏繩解開，於是這兩匹馬便向院子那邊奔去了。老公公聽得更深半夜，馬蹄聲亂沓，走出來一看，原來是兩匹馬從馬房裏溜出來了，好不吃驚，急忙奔出來趕，却不料反把彼得們騎來的馬捉住，牽進了馬房，把牠好好地拴住；並且他又怕牠半夜裏溜走，所以拴得很牢。這時，那老公公不用說是很惱怒的。但是彼得却若無其事似的對他說：「或許牠們的肚子餓了，你快去拿些草料來給牠們吃罷！」

「胡說！我不願意！」老公公鼓着嘴唇說罷，把馬房的門拍的一聲

關上，逕自走了。

彼得等老公公走後，他說：「我也等不及央求他了，還是由我親自動手去拿吧！」於是他走到屋子裏去，把最好的草料拿來。不料老公公跟在彼得的身後，伸開兩手，把他攔阻了，不許他拿。彼得沒法，只得仍舊向他懇求道：「算了罷！你何必這般吝嗇呢！我決不多拿，只拿一束就夠了。」說罷，他不管老公公答應不答應，只是拿了一束就走。老公公沒法阻止，也只得看着他，仍舊回到外面來墾地。

彼得從馬房裏出來，走過一個窗口，向內一望，看見一個身材矮小的女人，料想起來大概是老公公的妻子。於是他假裝着她的丈夫的口吻，說道：「把最好的食品，給那兩個客人吃。」

她的生性正和丈夫相反，不但並不吝嗇，並且非常慷慨，所以她聽

了這幾句話，便不問仔細，信以為真，當即去準備了。

菜已煮好了，滿滿的放在桌子上，請彼得和他的主人吃喝。老公公跟在他們的身後看着，不覺奇怪起來，氣得眼睛裏幾乎要冒烟了，就倒身坐在火爐的旁邊，扳着臉，一聲不響。

再看那兩個客人，倒恰像住在自己的家裏一般，儘量的吃，儘量的喝，吃得很快樂。

不一會，他們見老公公坐着悶聲不響，便向他說：「喂，你也來一塊兒和我們吃罷。」

不料老公公反怒喝道：「可惡的東西！我願意和你們這些壞東西同席吃喝的嗎？」但是後來，他的妻子給他一根小小的肉骨，他也就嚙着吃了。

彼得吃了一會兒，肚子已經吃飽，就對老公公的妻子說：「這些菜，請你仍舊把牠放在這裏，不用貯藏，明天早晨我們還可以吃哩！」

她聽了，當即點頭答應；並且又替他們準備兩隻很安適的床，叫他們睡覺。

老公公和他的妻子也睡了。不一會，老公公覺得肚子很餓，只是睡不着覺。於是他的妻子問他道：「唉！剛纔，我叫你和這些客人們一塊兒吃喝，你爲甚麼執拗着不肯呢！」

老公公怒道：「別說啦！別說啦！那些傢伙，我會願意和他們一塊兒吃喝嗎！」說罷，默不作聲地睡了。

但過了一會兒，老公公又雙手捧着肚子，嚷着肚子餓。他的妻子也就喝道：「究竟怎麼的！叫你 and 客人們一塊兒吃，偏不肯，這時更深半夜，

老是嚷着肚子餓給人聽見了，好聽！」

「不是我不肯像他們那些一味盲撞的傢伙，我真不願意和他們坐在一起。」老公公向她分辯，語句中含着一股怨氣。

「既是這樣，那麼現在走去吃罷！」她這樣一說，老公公便跨下床來，跟着她走了。

他倆走到桌子的旁邊，正想伸手去拿東西吃，不料忽然有一個鞭子，冷不防的打來，恰巧打在老公公的手指上。原來當彼得睡覺的時候，他只怕有貓或老鼠來偷吃桌子上的東西，所以他身邊放着一個鞭子，聽得有什麼東西來偷吃的時候，就用這鞭子來趕，不料恰好打在老公公的手上，並且他還假裝着說：「這家人家的主人，不知道把貓兒用繩子縛住，這樣好的菜蔬給貓偷吃掉，不是很可惜的嗎！」

老公公的手指上着了一鞭，又痛，又吃驚，什麼話也不說，立即逃回床上來睡覺了。但是睡了一會兒，他又嚷道：「唉！餓極啦！餓極啦！」

「啊！那怎麼好呢！」他的妻子說，「今夜你也太怪了！有時你晚飯不吃，也不至於餓得這般利害的！」

「是啊！我也在奇怪哩！我如今餓得真難過，動也不會動了！」老公公說。

「那麼我起來，給你做些點心吃罷！」他的妻子說着話，便起身了。老公公正在餓不擇食，聽了很高興，便跟着她起身了。不料他們的話，這兩個來借宿的客人也已聽到了。他們原是有意想作弄老公公的，但因為作弄老公公，連累老婆婆也吃驚嚇，他們是不願意的。所以彼得當她把三個果子放在熱灰中煨的時候，慢慢地走了過來，說道：「早哇！」

「你早！我是已經上了年紀的人了！早晨天色一亮，就睡不着覺。」  
老公公回答。

「真的！就是我們也不大要睡！只因為在路上趕路，才感得疲乏一點兒。」彼得和他招呼了一會，便改變口氣說：「早晨起身來，我們就隨意講講罷！從前，我的父親也有許多農地，脾氣又好，正和你一模一樣。可是我有三個姊姊，都已出嫁了。一個住在那邊，」說着，假裝用鞭子在熱灰中畫圖，却把灰中的果子撥掉了，「一個住在這邊，」說着，又把第二個果子撥掉，「還有一個是在對面的。」說着，把第三個果子也撥掉了。「並且，她們都有農地，如果我要管產業，我的父親也肯把這麼大的農地給我管理。」說着，只是把鞭子在熱灰中畫許多大圓圈，亂攪亂撥，把煨着的果子全都煨焦了。

老公公再也耐不住了，怒道：「怎麼的？你們只是和我打擾——你們究竟什麼時候纔走！」

彼得聽了他的話，斜看他一眼，說道：「烏鴉歇在屋頂上的時候，我們纔要告辭回去了。」說罷，才起身來走回自己的房間。

不一會，老婆婆走來了，她對他說：「如今，烏鴉歇在我們的屋頂上了。」

彼得心裏暗想：「真是巧極啦！說到曹操，曹操就到——這可惡的烏鴉！」他一面說，一面奔了出來，不一會兒他走回去了，說：「好！我要捉住牠，就是捉不住牠，也得把牠打落下來！」

「你不要這樣鹵莽，他害了你什麼事呢！」老婆婆擔憂地說。

彼得還不知道這是他倆合作的鬼計，所以只是說：「話雖如此，但



老公公躺在地上，動也不動。

是現在天還沒有亮，或許牠會妨得你們什麼的！」

老婆婆聽了這話，立即奔出來找老公公。因為當初由她出主意，要老公公扮做一隻烏鴉，站在屋頂上，以便這兩個討厭的客人見了立即動身。

不料，老婆婆走出來一看，只見老公公躺在地上，身體動也不動地死了。老婆婆見丈夫死了，哭得什麼似的，眼淚像泉水一般地湧出來。彼得不知道怎樣才好，便盡力幫她替老公公料理後事。

不一會，彼得和他的主人，就回到哥哥的家裏去。哥哥見他們投宿一夜後回來了，便把一百塊錢輸給他們。

後來，老公公安葬以後，彼得常到老婆婆家裏去探望，幫助她做各種各樣的事，不一會兒，他倆互相愛悅，便歡樂地結婚了，於是彼得就成

爲一個很富裕的農人了。

據說，從此以後，無論誰到他的家裏去投宿，他總是很親切的款待他們的。

#### 四、綠色的騎士

在某一個國內，有一個國王和一個王后。他們倆祇生了一個公主。當公主還在襁褓中的時候，王后忽然患了重病，性命已危在旦夕了。

王后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病已無法救治，不久就將離開人世。那時，她對國王說：「我不久就將死了。現在，趁我沒有死之前，我有一樁事要和你說：我死了，凡是公主所說的話，你一切都要依從她。」

當時國王立即滿口答應，於是，王后便放心的死了。

王后死後，國王非常悲傷。現在他所可依靠的，就祇有一個幼小的公主了。國王以為和王后在生前所說定的事，是理所應當的。所以凡是公主所說的話，他幾乎無一不依從她的。因此，公主全然是被嬌養中長

大的；但公主長成以後，却成爲一個很和善而又很好的人。

公主不像別的孩子一般，並不頑皮，也不淘氣，非常喜歡獨自一人在庭園內或樹林中散步，她又很喜歡花鳥，和別的動物，此外，又非常喜歡讀故事或詩集一類的書。

在王宮的附近地方，恰恰住着有一個已是孤孀的伯爵夫人。這伯爵夫人有一個女兒，年紀較公主略大幾歲，是一個傲慢不遜而貪心很盛的人，全然不懂一點恩情的，然而却很乖巧，很伶俐，凡是有利於自己的事，即使赴湯蹈火，也所不辭。

伯爵夫人囑咐她的女兒與公主結爲知己，而且，母女兩人連結一氣，拚命設法討好公主。因此，過了不久，公主和她們母女兩人，便也片刻不能分離了。

伯爵夫人見了這光景，心裏非常歡喜，因為她心頭的計劃，都已如心稱意地實現了，於是她便吩咐她的女兒，叫她去向公主說：「我們因有要事，要到很遠的別國去了，所以不能不和你分別了。」

公主聽了這話，立刻到伯爵夫人跟前，竭力阻止她們，勸她們不要離開她，說道：「倘若不是這樣，我就要傷心地死了。」於是伯爵夫人便故意裝着可憐的神色，說道：「要中止我們的遠行，祇有一樣辦法，那就是叫你的父親和我結婚，這樣一來，我就可天天和你在一起了。」

於是，公主當即回到國王那裏去，要求她的父親快快和那伯爵夫人結婚。

可是國王說道：「我如果聽你的話，和那伯爵夫人結了婚以後，你一定要懊悔不止的；而且，我自己也並打算結婚，所以聽你結了婚以後，

將來也一定要懊悔不止的。——那伯爵夫人母女兩人，都是心腸很壞的人，我一點也不喜歡她們。」

但是，因為公主流着眼淚再三哀求，所以國王沒有辦法，就答應了和伯爵夫人結婚。

於是國王立刻去向那伯爵夫人求婚，不消說，伯爵夫人當然一口答應了。不久，他們便舉行結婚禮，伯爵夫人就做了王后，同時又做了公主的後母。

可是，伯爵夫人自從做了王后以後，態度就完全大變。她一面雖然一味放縱她自己所生的女兒，但另一方面，却一味虐待那公主；而且對於自己的女兒疼愛異常，時時記在心頭，但對於公主却毫不關心，偶然瞥見公主，立刻就虐待她。

國王看見這情形，中心非常悲傷，因為國王非常喜歡公主。

有一天，國王便對公主說：「你瞧，現在你受她們的這樣虐待，當初你爲什麼要那樣苦苦地哀求？我想來現在你該已在後悔了吧！我想，你還是離開這裏，住到島上的那座宮殿裏去吧。在那邊，你一定能够安安逸逸地過活了。」

公主非常感激國王的慈愛。她雖然覺得和父親離別是痛心的事，但比較在這裏日夜受後母的虐待，究竟還是離開這裏爲妙。於是，公主便帶了幾個親信的女僕，動身到島上的宮殿裏去了。從那時起，公主就變成一個莊嚴美麗，並且耽於思考的，可親可愛的女人了。但公主却沒有一樁稱心樂意的事，心頭沒有一天愉快的日子。因此，她就從事搜求在這世間所不能找到的一樁更幸福的事情。

有一天，國王到公主的宮城來向公主告別，因為國王那時要動身到一個很遠的國家去，離開自己的國家要很多的日子，去出席邀集各國國王所開的一次會議。

國王打算使公主的心情愉快起來，不再悶悶不樂，就像講笑話似地說道：「你已經長成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了，似乎也應該進行婚事了。這次我到外國去，如果看有適當的人，就替你找來吧。」

公主就回答說：「謝謝你，父親，你如果遇見綠色的騎士，就請替我向他說，「我已經望眼欲穿地等得很久了；不是你，那是決不會消除我的苦惱的。」便這樣說罷。」

原來公主是想到寺院裏的許多綠色的墳墓；她說這種話，已經打算要死了。可是，國王全然不覺得，所以他覺得託他向從來不曾聽見過

的綠色的騎士轉言，認爲非常奇怪。但國王因爲聽見公主老是在談着綠色的騎士，所以便說道：「如果遇見綠色的騎士，我就替你說吧。」

後來，國王便和可愛的公主作別，動身出席會議去了。

會議席上有許多的國王和王子，但國王找不到一個名叫綠色的騎士的人，所以不能代達公主的話。

不久國王又趕上很遠的路程，動身回到自己的國裏來。國王渡水越山，越山渡水，穿過數重的樹林，晝夜不休地在路上跋涉。

有一天，國王帶着許多侍僕，穿過一重濃密密的樹林，走到一片廣漠的曠野地方。忽然，他看見那邊有幾千隻豬。雖然說是豬，却非常快活。有一個像樵夫模樣的人，帶着一隻狗看着。那看管的人手裏拿着一個小小的喇叭，正在吹着，那些豬都在旁邊手舞足蹈。



看豬的人吹着喇叭，那些豬便手舞足蹈。

國王看見這樣多的豬，不禁驚奇起來，就向那看豬的人問道：「這些豬究竟是誰的？你們的主人名叫什麼？」

「我們的主人就是綠色的騎士。」那看豬的人回答。

國王聽了這話，立刻記起了公主所托他的事情。於是他就騎了馬，走到那看豬的人的跟前，向他探問那綠色的騎士，是否就住在這附近的地方。

「不，不，我們的主人是住在離開這裏很遠的向東去的地方。從這裏一路過去，沿路可以遇見看豬的人，你祇要一路問過去好了。」那看豬的人明明白白的告訴國王。

於是國王便帶了許多侍僕，策馬加鞭，逕自向東走去了。他們走了三天，走過了一座很大的樹林，接着，第四天走到了一片四周滿是樹林

的碧綠的曠野地方，在那裏，也有許多鹿和牛正在吃草，也有像樵夫模樣的人吹着小小的喇叭看守着。當國王走到的時候，那些看守的人正帶着狗在土堆上休息。

國王又騎了馬走到看守人的跟前，問那些牛和鹿是誰的。

「是綠色的騎士的。」看守的人這樣回答。

「牠住在什麼地方？」國王問。

「住在一直向東去的地方。」看守的人回答。

於是國王便帶了許多的侍僕，再策馬向東前進。這樣，他走了三天，不久，又走到了一片碧綠的牧場。在那牧場上，有許多鹿和野兔，在牧場的中央，有一個樵夫模樣的人帶着狗坐着。國王又走上前去，問那些家畜是誰的。

「是綠色的騎士的。從這裏向東走去，祇要一天功夫，穿過一座森林，再向前走去，就是他所住的地方了。」看守的人這樣說。

於是國王便又帶了許多的侍僕，走過碧綠的荒山野地，穿過濃密密的樹林，繼續不停地足足走了一天，這樣，才算走到了一座依舊是綠色的很大的王宮前面。

國王走了過去，便有很多從頭至足都是綠色的僕人走了出來，領導國王到王宮裏去。國王便向他們說，他是帶了許多侍僕特地來拜會這城的主人的。那城主人當即走了出來。原來這人就是綠色的騎士，是一個身材很高而端莊的少年，身上也穿着綠色的衣服。那綠色的騎士非常高興，領他們到餐室裏去，設筵款待他們。

過了一會，國王便說道：「你所住的地方，是很遠很偏僻的。幸虧一

路所經過的地方，都是屬於你的。我因為要代我的女兒向你說一句話，所以遠迢迢地趕來的。當我要動身去出席會議的時候，我的女兒向我說：「你如果遇見綠色的騎士，請替我向他說，我等妳已等得望眼欲穿了，只有你是能消除我的苦惱的。」我這樣向你說，你或許以為是奇談也說不定。但我的女兒是遠比我來得和善，遠比我來得聰明。再者，因為當她的母親臨死的時候，我曾經答應出，凡是她所說的話，一切都依從她的，所以就來代她傳告給你聽。」

於是，那綠色的騎士就說道：「你的女兒是在傷心着，是在憂鬱着。而且她腦中所在想的，也未必是關於我。我的名字，她一定連一回也還不曾聽到過。你的女兒大概一定是在想着墳墓，以為祇有墳墓才是最安逸的歸束之地。可是，說不定我能够略略減少你女兒的一些苦惱。你

把這冊書拿去，每當晚上傷心到無可奈何的時候，你叫她打開向東的一扇窗子，讀讀這冊書。這樣一來，心情一定會愉快起來的。」說罷，那綠色的騎士就把一冊綠色的書交給了國王。

國王翻開那冊書來一看，一個字也不認識，但很感激那綠色的騎士的好意，就連聲向他道謝。次日早上，國王便向綠色的騎士告別，帶了很多的侍僕動身走了。

國王回到自己的王宮裏，立即趕到島上去。不消說，他是把那冊綠色的書拿去給公主。公主聽了國王說，曾經遇到綠色的騎士，而且又帶來一冊綠色的書，不覺驚奇非常。因為公主從不曾想到過在這世上真有綠色的騎士的。

那天晚上，當國王回去以後，公主就打開向東的一扇窗，翻開那冊

綠色的書來。那冊書中的文字，雖全然是外國語，但公主却個個認識，所以她就開始讀起來。那冊書中有詩寫着，第一首詩是這樣的——

當柔和的風吹過

波浪和樹林的上面，

大家的眼睛都閉攏的時候，

便爲求愛而來了——

綠色的騎士蒞臨了。

當公主讀到第一和第二行時，她分明聽見有風吹過波浪上面和樹梢上面的聲音；讀到第三行時，旁邊的一班女僕，都忽然睡眠惺忪起來，頃刻間閉攏眼睛睡着了，而且宮城中所有一切旁的人們，大家都熟睡着了；讀到第四行時，有一隻小鳥從窗外飛了進來；最後，讀到第五行

時，那隻小鳥忽然脫下鳥毛的衣服，現出綠色的騎士來了，接着，向公主鄭重地行了個禮，叫公主不要吃驚。

這個人，就是國王曾經去拜訪他而得到那冊綠色的書的綠色的騎士。因爲公主這時正在讀那冊書，所以他便來了。

「請你自由自在地向我說好了！請你把你心中所有一切的苦惱全般告訴我！這樣一來，你的心情就立刻會愉快起來的。」那綠色的騎士對公主這樣說。

公主向那綠色的騎士看了一眼，似乎很信任他，當即慢慢地坐近他的身旁去，毫不隱瞞地把自己心中的一切事，都告訴了他。那騎士聽了，非常和善地用婉言安慰了公主一番。因此公主就很快樂，認爲是無上的幸福。

停了一會，那綠色的騎士又對公主說：「以後，你只要天天翻開這冊書來讀這一首詩，就會和今天晚上一般地愉快的。你讀了這首詩，除出你以外，凡是住在這島上的一切人們，都會即刻熟睡；在這個時候，我雖然是住在很遠的地方，也立刻會到你的跟前來的。以後不論什麼時候，如果你想要我來，我隨時可以來的。今晚就請你把書摺攏，好好地去睡吧。」

公主就把那冊綠色的書摺攏，不料，同時，剛纔的那個綠色的騎士，也忽然消失不見了，而身旁的那些女僕却都醒轉來了；宮城中所有一切的人，都個個醒轉來了。接着，公主就去睡覺，一面回想着那綠色的騎士，一面就呼呼地睡着了。

次日早上，公主覺得心情很愉快，就高高興興地起身了。公主這樣

愉快的光景，她旁邊的人從來沒有看到過；而且，從這天起，公主天天總是顯出非常愉快的樣子。

這時，公主已和先前去不相同了：臉上顯出紅潤潤的鮮艷可愛的色彩，神態也變成非常高興，時常有說有笑地非常愉快。對於公主這樣前後大不相同的變化，大家都覺得非常驚奇。

國王聽到了這消息以後，以為一定是由於聽了那綠色的騎士的話，晚上呼吸新空氣，讀讀那冊綠色的書的緣故；並且，公主自己也是這樣說。——他們大家都不知道每當公主在晚上讀那冊綠色的書的時候，那綠色的騎士就來會她，和她談了好一會的話。

在第三天的晚上，那綠色的騎士把一隻金戒指送給公主，這樣，公主就成爲那綠色的騎士的未婚妻了。那綠色的騎士向公主說道：「在

這三個月內，我要到國王那裏去，向他要求和你結婚；結過婚後，就和你一同回到家裏去。」

這時候，公主的後母聽見說公主在島上身體日益強健起來，心情也非常愉快，不禁驚奇起來；不但驚奇，而且甚至動怒起來。原來公主的後母以爲公主已經有肺病，不久就會死的，等公主死了以後，就可把她自己生的女兒立爲公主了。不料事情却出於她的意料之外，所以她便有了三分怒意了。

於是，有一天，她便秘密派她手下的一個僕人到島上去探聽公主的究竟。那僕人探聽回來，報告她說，公主是因爲坐在打開了的窗前，讀那從綠色的騎士那邊拿來的書，所以身體日益強健起來了。那僕人又報告說，公主身旁的幾個僕人，被晚上的風一吹，就即刻睡去了。雖然大

家都因爲吹了風而患傷風，但獨有公主却益發強健，益發美麗，益發變成愉快了。

有一天，她就叫她自己的女兒去探詢究竟，臨行時，她吩咐她的女兒說：「雖然未必會有男人從那扇窗子裏走進來，但想來一定是有很深的關係的。你得留心看！」

第二天，女兒回來了。但女兒的報告，和前回那個僕人所說的話完全相同。於是，第三天王后就親自出馬到公主那裏去。

到了公主那邊以後，她雖然裝出非常親熱的樣子，用種種的話來安慰公主，祝賀公主的身體已告強健，想由此暗暗地探聽出她的秘密來，但結果仍是一無所得。

於是她就仔細察看窗子的裏邊和外邊，但結果也看不到一些異

樣的東西，祇看見窗的四周都滿是蔓草。她就想，一定是有人從這窗子裏爬進去的。於是，她就帶在身邊的可怕的毒藥，塗在一把小小的剪刀上，暗暗地把那把剪刀的刀頭向上，放在窗檣上。

過了一會，已是晚上了。公主照例推開窗子，手裏拿着那冊綠色的書，坐了下來。公主的後母看見這光景，心想正是發見秘密的時光了，就振作精神，竭力想不和旁人一般地睡去。但結果仍是沒有用處，當公主翻開書讀到那首詩的時候，她的眼睛就一點一點地閉攏來，最後終於呼呼地睡去了；其餘的幾個僕人都睡去了；宮城中所有一切的人，都不約而同地睡去了。

在這時候，那變成一隻鳥的綠色的騎士，便從窗裏飛了進來。那綠色的騎士向公主說：「在下星期內，我要到國王那邊去，向他要求和你



綠色的騎士變成一隻鳥，從窗裏飛進來。

結婚；結過婚以後，就和你一同到在樹林中的綠色的宮城裏去，永遠和你一同過活。」綠色的騎士說罷，就向公主道別，變成一隻鳥，向窗外飛出去。

可是，綠色的騎士正想飛出窗去，一隻脚碰着公主的後母暗地裏放着的那把塗着毒藥的剪刀上受傷了，便「啊」地大喊一聲，同時，就影蹤全無了。

公主一聽得那喊聲，嚇得連手裏的那冊書也摔在地上，當即站起身來，也同樣的「啊」地大喊了一聲。當喊聲還未消失的時候，公主的後母和那些僕人都同時突然醒轉來了，大家都異口同聲地向公主追問究竟。但公主却不願把事實告訴他們，祇說是剛才睡熟了做一個惡夢，可是好像生了病一般，身體顫動着，於是立即被他們扛到牀上去。

這時，公主的後母就躡手躡腳地跑到窗口去，把那把剪刀拿下來，仔細一看，看見上面有血染着，她就包在手帕中拿回去了。

那一天的夜裏，公主全夜睡不着，到了次日，心頭依舊悶悶不樂。但到了晚上，公主仍舊起來，她托辭說要吸些新鮮空氣，就坐在一扇向東開着的窗子旁邊，照平日一般地開始讀起那首詩來——

當柔和的風吹過

波浪和樹林的上面，

大家的眼睛都閉攏的時候，

便爲求愛而來了

——綠色的騎士蒞臨了。

於是就有風吹起來，有樹葉聲音響起來，而且除出公主自己一個

人之外，其餘的人都閉攏眼睛睡熟了。可是，綠色的騎士却不來了；而且，第二天，第三天，依舊是這樣。公主雖然等得焦灼萬分，雖然拚命讀那冊綠色的書，但總不見綠色的騎士出現在眼前。於是公主的桃色的兩頰，又變成蒼白色了；愉快的神態逐漸消失，又沈浸於悲哀之中了；身體逐漸衰弱下去，有如將謝的花一般，全無一些神采了。國王見了這光景，真是說不出的悲傷；但公主的後母，却覺得非常開心。

有一天，公主獨自一個人在庭園裏散步，踱了幾步之後，坐在一條凳上，回憶着種種哀傷的事，忘記了一切而只是坐着。忽然，有一隻烏鴉飛到附近的一棵樹上來，接着，又有一隻飛了過來。兩隻烏鴉在樹上談着話。公主靜靜地聽着牠們。

第一隻烏鴉開始說道：「公主那樣唉聲歎氣，一心想着那綠色的

騎士，真是可憐！」

「是的！」第二隻烏鴉這樣說，「那綠色的騎士因爲中了毒，如今正在生病，要醫好那病，祇有靠公主一個人的力量。」

「怎樣才能醫好呢？」第一隻烏鴉問。

「俗語不是有「以毒攻毒」這一句話麼？在國王宮城靠西邊的一條溝裏，有一塊石頭，在那塊石頭的下面，有一條大毒蛇和九條小毒蛇一同躲着。如果公主能把那九條小毒蛇捉來，在三天之內，每天叫那騎士喫三條，病就立刻會好的。除出這方法以外，是不會把病醫好的。」

第二隻烏鴉這樣回答。

那天，天一黑，公主就獨自一人偷偷地走出宮城，跑到海邊去，接着，就坐上船，到國王的宮城去，在靠西邊的一條溝中，找到了那塊石頭好

容易才把那塊石頭推開，在那塊石頭下面，果真有九條小毒蛇。公主即刻把那九條小毒蛇捉住，放在手帕裏動身走了。

公主走了不知多少日子，爬過高山，穿過叢林，最後才走到國王從前所遇到的第一個管牧場的人的地方。那管牧場的人告訴公主說：「我們主人正在患着重病，睡倒在牀上。你要去看他，祇要穿過叢林一直向東跑去好了。」後來，遇見第二個管牧場的人的時候，公主也向他問路；遇見第三個管牧場的人的時候，公主也向他問路；這樣，最後就走到了那綠色的騎士所住的綠色的宮城。那時，那綠色的騎士病勢很危急，口也不開，知覺也已失常，奄奄一息，簡直已經只賸一口氣了。雖然從各方請醫生來診治，但是病却絲毫不見起色。

公主走到以後，立刻跑到廚房裏去，央求廚子把廚房讓她借用借

用。公主向廚子說道：「你如果答應我，那麼，你無論叫我做什麼事，我也高興做的，即使是替你洗碗也肯做的。」

當下，那廚子就雇用了她，公主做事很勤懇，並且做得有條不紊，因此，那廚子就很信任她，一切都交託公主負責去做。

有一天，公主向那廚子說道：「今天讓我來煮一碗湯給病人喫，我一定能够煮得味道非常好的。但我有一個條件，不許有人在旁邊看着，祇由我一個人來煮。」

不消說，那廚子滿口依從了公主的話，於是公主便把三條小毒蛇煮成了一碗湯，拿去給綠色的騎士喝下肚去。奇怪，綠色的騎士喝下去後沒有多少時候，熱度就立即減退了，能够認清楚人，而且甚至能够和人談話了。

於是他就派人去把那廚子叫來，問他說：「那碗湯煮得很好吃，可是你煮的麼？」

「是的！」廚子這樣回答說，「主人，你所喫的東西，都是我親自動手煮的……」

「那麼，明天早上再替我照樣煮一碗來！」綠色的騎士接着就這樣囑咐廚子。

次日早上，那廚子就請求公主替他再照樣煮一碗湯，於是公主便又把三條小毒蛇煮成了一碗湯。綠色的騎士這次喝了那碗湯，差不多已能起牀了。那些醫生看了這光景，大家都非常驚奇，不明白騎士的病，究竟怎樣會好起來的。

到了第三天，公主又把最後的三條小毒蛇煮成了一碗湯，綠色的

騎士喝了那碗湯以後，身體便和平日一般強健了。他跨下牀來，走來走去地踱着方步，接着說道：「這次我的病能够痊愈，全仗那廚子，所以讓我跑到廚房裏去，親自向他道個謝吧。」

綠色的騎士跑到廚房裏去一看，那廚子並不在，祇看見有一個年輕的女僕在洗碗。不消說，他立刻就認出那就是公主，於是對於自己的病所以好得這樣快的原因，他也就明白了，三腳兩步跑到那女僕的旁邊去，伸出兩手抱着，她說道：「是你救活了我的性命！是你醫好了我所受到的致命的毒！」

公主覺得非常幸福，綠色的騎士也覺得非常幸福，接着，就在綠色的宮城裏舉行盛大的結婚禮。現在，他們兩個或許正在非常愉快地在宮城裏過日子，在治理那綠色的曠野吧。

## 五、我知道的

某地方，有一個只有三個女兒的人。那三個女兒都嫁給了魔法師。有一天，他想去看看三個女兒。他的妻子替他做好幾方麵包，叫他在路上充飢，他就帶了麵包動身走了。走了沒有多少時候，覺得乏力了，肚子也餓起來了，就坐在一座山頭的東半邊，開始吃麵包。

忽然，那座山頭裂開一條縫，他的第一個女兒探出頭來，說道：「爸爸，你爲什麼不到我們家裏來？」

「唔，」老頭兒說道，「我如果知道你住在這裏，早已尋着大門跑進來了。」

過了一會，那女兒的丈夫魔法師回到家裏來了。女兒就告訴丈夫

說，父親來看他們，接着，想叫她的丈夫去買些肉來煮碗肉湯。

「那樣的事，可不必放在心上。」那魔法師這樣說，隨後把一隻鐵釘敲到牆壁裏去，用自己的頭撞那隻鐵釘，頃刻間就有肉一塊一塊地落了下來。魔法師當即把那些肉集在一起，煮成許多碗肉湯，大家一同喝着。

後來，魔法師又把一隻滿盛着黃金的袋交給老頭兒。老頭兒過了一會，就動身回家了。

老頭兒剛走到家裏附近的地方，忽然憑空想着自己家裏的那隻牛在生小牛，於是，他便把那一隻滿盛着黃金的袋丟在地上，立即奔回家裏去，向他的妻子問那隻牛可曾生了小牛。

「唔，你到底爲什麼事那樣氣急喘喘地奔回家裏來？」他的妻子

回答說，「牛並沒有生小牛！」

「好好，就算沒有生小牛吧；但你快些來，幫我去把那一袋黃金搬回來！」

「什麼？把那一袋黃金搬回來？」妻子驚異地問。

「是的，去把那一袋黃金搬回來！我已經對你說得這樣明明白白了，還疑惑不解些什麼！」老頭兒說。

妻子雖然並不相信丈夫的話是真的，却依從丈夫的話，跟着他走了。可是，他們兩個人走到剛才丟下那隻袋的地方來一看，那隻袋已連影子也沒有了，原來早已被竊賊偷去了。於是妻子就動怒了，破口責罵丈夫。

「啊啊，別這樣蠢！給我滾開，我自己知道的！」老頭兒說。

「知道什麼？」妻子問。

「唔，我知道的。」老頭兒回答。

過了不久，老頭兒想着去看他的第二個女兒。他的妻子又給他幾方麵包。老頭兒走了一會，覺得乏力了，肚子也餓了，就坐在一座山頭的東半邊，開始嚼起麵包來。

正在嚼麵包的時候，忽然他的第二個女兒從山裏走了出來邀請他，於是老頭兒就歡天喜地跟在後面走去了。

當那魔法師回到家裏的時候，天恰恰暗下來了。他的女兒想叫那魔法師去買蠟燭。

「唔，趕快把燈點起來吧。」魔法使這樣說，接着，就把手指伸到火裏去，忽然那魔法師的手指便亮起來了；但不消說，並沒有燒着。



老頭兒把兩袋黃金丟在地上，急匆匆地奔回家去。

過了一會，那魔法師把兩袋黃金交給了老頭兒。老頭兒拿了，就蹣跚地動身回家了。

可是，老頭兒走到離家已不遠的地方，又憑空想着了那隻牛。於是他又把兩袋黃金丟在地上，急匆匆地奔回家裏去，向他的妻子問那隻母牛可曾生了小牛。

「到底是什麼一回事？」妻子回答，「這樣急急地奔回來，簡直好像是家裏着了火一般！母牛並不會生小牛，你可不必那樣瞎忙！」

於是老頭兒就叫妻子幫他同去把那兩袋黃金搬回來。

但他的妻子不相信他的話，可是，因為老頭兒再三再四地叫她去，結果，妻子就聽了話，一同走去了。

當他們兩個走到剛才丟下那兩隻袋的地方的時候，那兩袋黃金

早已被人偷去了。於是，妻子就勃然大怒，但老頭兒却僅僅說道：「我知道的；可惜你不知道！」

後來隔了不久，老頭兒又想去看看他的第三個女兒。老頭兒走到一座山頭地方，就坐在靠東首的山坡上，嚼起他妻子給他的麵包來。這時，忽然他的第三個女兒走了出來，把老頭兒邀到裏面去。

停了一會，那魔法師回來了。女兒想煮些魚請老頭兒喫，因此就叫那魔法師去買魚，但那魔法師却說道：「可以不必去買，祇要有一隻小船和一根木棍就夠了。」

於是魔法師和女兒兩人，就坐在一隻小船裏，划向海裏去。

過了一會，那魔法師問道：「我的眼睛可會發青？」

「不，還不曾發青。」女兒回答。

又過了一會，那魔法師又問道：「我的眼睛還不會發青麼？」

「不，已經發青了。」女兒這樣說。

於是，那魔法師就撲通一聲，跳入水中，接着，用那根木棍捉到了許多魚。

回到家裏，就把那些魚煮熟，大家都喫得樂陶陶。不久，老頭兒站起身來告辭，臨走時，那魔法師送給老頭兒三袋黃金。

可是，老頭兒走到了離家已不遠的地方，忽然又憑空想着了那隻母牛；他又把三袋黃金丟在地上。可是，這一次，老頭兒脫下穿着的鞋子放在三隻袋上，他想，這樣一來，就不會被人偷去了。

老頭兒奔回到家裏去，又向他的妻子問那隻母牛可曾生了小牛。可是，正當他剛剛奔到家裏的時候，就有竊賊來把三袋黃金一起偷去。

了，祇留下兩只鞋子。所以，當老頭兒和他的妻子一同走來的時候，三袋黃金早已不知去向了。他的妻子不禁大怒，嗷嗷不休地出着怨言。

可是，老頭兒却非常鎮靜，僅僅這樣說：「給我滾開，我知道的！」

「知道些什麼？」妻子問，「我很想知道你所知道的事。」

「你不用性急，停一會兒對你說吧。」老頭兒這樣說。

有一天，他的妻子打算煮一碗肉湯，就對老頭兒說道：「你到街上去跑一趟，替我買一塊肉來。」

「那樣的事可以不必，」老頭兒說，「不必到外面去買。」

老頭兒說罷，就把一只鐵釘敲到牆壁裏去，接着，用力把自己的頭向那只鐵釘上撞，最後撞到血流滿地。因此，從那天起，老頭兒便睡倒了好多天。

過幾天，老頭兒頭上的傷處已經好了。一天，天已黑暗，應該點燈了，可是，燈却找來找找不到，妻子就叫老頭兒出去買一枝蠟燭。

「不用，不到去買的。」老頭兒說着，就把手伸到火裏去。他的手，頃刻間就被火燒傷了。這樣，老頭兒便又睡倒了好多天。

過了幾天，老頭兒手上的傷處又好了。

有一天，他的妻子想喫魚，就叫老頭兒去買幾條魚來。但老頭兒却只想顯顯自己的神通，因此就說道：「可以不用去買，只要你跟我一同來就是了。」說罷，他拿了一根木棍，和他的妻子一同走到海邊去。走到海邊，就一同坐到一只小船裏去，向海中划去了。

划了一會，老頭兒問他的妻子說：「我的眼睛可曾發青？」

「不，並不發青。」他的妻子這樣回答。「爲什麼要發青呢？」

這樣又划了一會，老頭兒又向他的妻子問道：「我的眼睛可是還不會發青麼？」

「不，還不會發青。——你爲什麼說出這樣蠢笨的話來？究竟爲什麼要發青呢？」妻子驚異地說。

「唔，你真笨！你難道不會說一聲我的眼睛已經發青了麼？」  
「好，那麼就說吧：你的眼睛已經發青了！」妻子這樣說。

妻子的話還沒有說完，老頭兒就拿了那根木棍，撲通一聲，跳到水裏去了。他是爲捉魚而跳下去的，可是後來，他不但沒有捉到一條魚，而且永遠和那些魚一同浸在海底下了。

他就這樣一去不返，溺死在海底下了。

## 六、寄居在天國

從前在某處地方，有兩個非常要好的朋友。他們兩個事前互相約定，那怕住在什麼地方，那怕互相分開而各住在很遠的地方，當舉行結婚禮的時候，無論怎樣，定要親自趕到，互相祝賀。

可是，當其中一個人死後沒有經過幾年，另一個人結婚了。當他和新娘一同出席婚宴，在筵席將告終的時候，那個已經死了的朋友忽然走了進來；可是，除了新郎之外，旁的人誰也看不見。新郎就站起身來迎接，領導他到自己的身邊來。

那個朋友說道：「唔，我是按照約定，特來出席你的結婚禮。」

新郎就問道：「你現在住在那地方，生活可幸福麼？」

那個朋友回答說：「非常幸福，幸福得簡直沒有話可以形容給你聽！你來親眼看一看，怎樣？」

「唔，也好。」新郎這樣說，「可是，我即刻就要和新娘跳舞呢。」

「那有什麼要緊，祇要延遲一刻兒就好了。唔，請跟我一同來。」那個朋友這樣說。

於是，他們兩人就回到天上去了，在那邊眼裏所看到的一切東西，全都好看得不可用言語來形容的。

過了一會，那個朋友走到新郎的身旁，說道：「喂，趕快，新娘已在等得哭了！」

「什麼，我在這裏還不是沒有多少時候麼！」新郎回答。

過了一會，那朋友又對新郎說道：「喂，喂快些，他們大家都在等你，



兩人同到天國去，所見的一切都非常好看。

等得你心痛極了！」

「什麼，我在這裏還不是沒有多少時候麼！」新郎仍是這樣回答。後來，那朋友又第三次向新郎催促道：「唔，現在你非趕快回去不可了！」

於是，新郎就回到了這世界上來，趕到以前舉行婚禮的那一家人家，似乎一切都很異樣：既沒有賀客，也聽不到音樂聲音。新郎覺得很奇怪，就問那裏的一個女人說：「今天在這裏不是有結婚禮麼？」

「什麼結婚禮！」那個女人莫明其妙，接着說道：「不，這一家人家已經好久好久沒有人結婚了。當我年幼時，我的曾祖父告訴我，據說大約在一百年以前，這裏曾經有過一次結婚禮。可是，正當新郎新娘將要跳舞的時候，新郎突然不見了，以後就一直沒有回來。」

於是，新郎才明白自己在天國裏已經住了一百年，同時，又明白當時的一羣朋友都已經死了。

新郎就向神哀求說：「請帶我到以前我所住着的地方去。」後來，神聽了他的哀求，就帶他回到天國裏去。

## 七、夢

某地方有一個富翁，名叫彼脫拉順，在這附近一帶，他算是最有家產的富翁。但是他的生性却非常驕傲，絕無一點慈悲心腸。他祇有一個女兒，名叫加倫。在同一座村莊上，住着一個窮苦的寡婦，她有一個兒子，名叫漢斯。加倫和漢斯兩人，從小就非常要好：兩個一同遊玩，一同到學校或牧師家裏去讀書寫字。

後來，加倫和漢斯都漸漸長大起來了。

有一天，漢斯走到富翁彼脫拉順那裏去，對他說道：「我愛加倫，加倫也愛我，所以，請你答應我們結婚。」

彼脫拉順聽了他的話，勃然大怒，手指頭直點到漢斯的鼻尖上，罵

道：「和加倫結婚好的，你先到世界的盡頭去走一遭，回來了我就答應你們結婚！」

「知道了，那又不是什麼做不到的事！」漢斯毫不遲疑地說。

漢斯回到家裏，就把這事告訴他的母親，說道：「我要和加倫結婚；但在未結婚之前，一定要到世界的盡頭去走一趟；現在我即刻就要動身了。」

他的母親聽了，勸他不要去，幾乎失聲哭出來，但漢斯始終不聽，執意要去。母親一看已勸阻不住，就替漢斯做成一隻布袋，把家裏所有一切可以充飢的東西，都裝在袋裏，交給漢斯，接着，漢斯就動身走了。

漢斯逕自向前走去，心裏想：「這樣一直走去，就會走到世界的盡頭的。」他又這樣想：「當袋裏的可以充飢的東西沒有喫完以前，在路

上不要向人家討東西喫，祇顧急急地走路，並且到世界的盡頭去，路一定是很遠的，應該走得快些才是。」可是，有一天，布袋裏的東西終於喫完了，沒有法子，他就走到一家鄉下人家去討東西喫。

那鄉下人問他到什麼地方去，他回答說：

「我是到世界的盡頭去。因爲，不這樣，就不能和富翁彼脫拉順的女兒加倫結婚。」

「唔，到世界的盡頭去麼？那麼，我趁便拜托你一樁事，好麼？我有三個很美麗的女兒，而且還有一筆家產當做陪嫁，可是，却沒有人來求婚。請你替我問問看，究竟是什麼道理，好不好？」那鄉下人這樣說。

「好的，好的，我去替你問吧。」漢斯這樣說，接着，就討到了滿滿一袋的東西，又動身走了。

路上，當袋裏的東西沒有喫完以前，漢斯祇是向前走。不久，袋裏的東西又喫完了，漢斯又走到一家人家去討東西喫。

「你到什麼地方去？」那家人家的主人問他。

「我是到世界的盡頭去。因為，不這樣，就不能和富翁彼脫拉順的女兒伽倫結婚的。」漢斯這樣回答。

於是，那家人家的主人就說道：「你如果是到世界的盡頭去，那麼，我有一樁事拜托你：我們的園裏有一棵樹，樹葉的一面是紅的，又一面是白的，可是，却不結果實。請你替我問一聲，究竟是什麼道理。」

漢斯又同樣答應了這人所托他的事，於是他又討到了滿滿一袋的東西，接着，向那個人辭謝後，又急急向前走去了。不久，袋裏的東西又喫完了，他跑到國王的宮裏去討東西喫。那時，國王正站在宮門口，所以

就問漢斯說：「你到怎樣遠的地方去？」

漢斯就和前回一般回答說：「我是到世界的盡頭去。因為，不是這樣，我就不能和富翁彼脫拉順的女兒加倫結婚。」

「唔。如果你是到世界的盡頭去，那麼，我有一樁事要拜托你：七年前被人偷去的我的女兒，究竟怎樣了，你替我問一聲，好不好？」國王這樣說。

「好的，好的，替你問去吧。」漢斯這樣回答。

於是，漢斯就討到了滿滿一袋的東西。

漢斯一路繼續不斷地走了好久最後走到了一座很大的叢林裏。在那裏，他看見有一間小營房，有一個年老的兵站着。那個兵看見漢斯，查問他有什麼事。

「我是到世界的盡頭去。因爲，不這樣，我就不能和富翁彼脫拉順的女兒加倫結婚。到世界的盡頭去，可是很遠的麼？」漢斯這樣問。

那個兵說道：「不，已經很近了。沒有多少路，你就可以走到一座名叫紅海的大海。在那海的對岸，有一座世界的盡頭的城。可是，在那座城裏，却住着有一個兇惡非常的年老的魔法師。」

「無論是誰住着，我都不管，因爲我是一定要去的。」漢斯說。

「那麼，我有一樁事要拜托你：我站在這裏已經有二百年了，請你替我問一聲，究竟到什麼時候才能饒我。」

「好，替你問去吧。」漢斯說罷，就急急地走去了。

不久，漢斯走到了那座紅海，在海邊看見了一個老婆婆。漢斯看見那老婆婆有一隻小船，心裏想，這一定是給人家擺渡的。

「你到什麼地方去？」老婆婆先這樣問漢斯。

「我到世界的盡頭去。」漢斯回答。

「那是要很久的時光呢！可是你大概已經決定去了，並且不再回來了吧。」那老婆婆冷冷地說。

「不，我即刻就要回來的，因為我還要和富翁彼脫拉順的女兒加倫結婚呢。」漢斯這樣說。

「那麼，我就給你擺渡到對面去吧。可是，我有一樁事要拜託你：你去替我問一聲，我這樣搖着船，究竟搖到什麼時候才可以不搖了；因為我已經這樣搖了有七百年了。請你問過後回來告訴我。」

「好，問了回來告訴你吧。」

漢斯說罷，就跨到擺渡船裏去。那老婆婆給他渡過了紅海，又領他



漢斯跨下擺渡船裏去。

向世界的盡頭的城裏去。

漢斯走到那座城旁，就找尋城門，蓬蓬地在門上敲了幾下。不一會，就有一個年輕的姑娘出來開門。原來，這姑娘就是公主，並且在這時候，恰巧除了公主之外，旁的人一個也不在城內。漢斯當即向她行了一個禮，接着就要求借宿一夜。

「不，那是千萬不可以的！你到底爲什麼事到這裏來？到這裏來，你這條性命一定保不住了。」

「可是，我實在非借宿一晚不可。因爲，不這樣，我就不能和富翁彼得拉順的女兒加倫結婚。」

「現在因爲恰巧那個惡魔不在這裏，可是他回來以後，一嗅到人的氣味，你就完了。」公主這樣說。

可是，漢斯却因爲人家托了他許多事，一定要替他們問問那個惡魔，然後才可以回去——答復，所以他執意要會見這惡魔；接着，漢斯就把一路上人家所托他的事，都一一告訴公主。

正當漢斯把國王托他探問女兒的事，向公主說明白以後，公主就簌簌地流下淚來。接着，她就說明白給漢斯聽，那個國王就是她的父親。隨後，公主又說道：「請進來！請進來！成功不成功，事前我不敢說，但姑且讓我來試試看。現在我先把你變成一隻木梳，掛在我的牀頭，當我說聲「木梳，你聽！」的時候，你就留心着。」說着，公主就把漢斯變成了  
一隻木梳。

過一會兒，那惡魔回來了。

「呼呼，呼呼！似乎是有生人的氣味呢！」惡魔這樣說。

「不，那裏會有生人的氣味呢！今天有一只鳥飛來停在屋頂上，臨飛走的時候，忽然啣着的那根骨頭掉在園裏；你說的，定是那根骨頭的氣味。」公主回答說。

不久，天夜了，吃過晚飯以後，他們兩個就上牀睡覺了。

睡了不多一會，公主忽然發出非常大的鼾聲，把那個惡魔吵醒了。惡魔用手把公主推醒，說道：「怎麼，你的鼾聲這樣大！」

「啊，我做了一個夢。」公主假意地說。

「是怎樣的夢呢？」惡魔問她。

「是這樣一個夢：有一個人，他有三個很美麗的女兒，但是沒有人來求婚；不知究竟爲什麼沒有人來求婚？」

那惡魔當即說道：「那是我很知道的，可是，我却不愿意去告訴那

個人，其實，祇要把一扇窗開一半，把另一扇窗關一半，就每天有人來求婚了。」

「木梳，你聽！」公主高聲地說。

「你在說什麼？」惡魔莫明其妙地問了。

「沒有什麼，我是在說夢話。」

隨後，他們兩個又睡去了。

可是，惡魔正當快要睡熟的時候，又因了公主的鼾聲而醒來了，於是，他就向公主問這回做了個怎樣的夢。

公主又假裝着說：「有一個人，在園裏種一棵樹，樹葉的一面是白的，另一面是紅的，那棵樹始終不結果實。我做了這樣一個夢，不知究竟是什麼道理？」

惡魔當即說道：「我很知道其中的道理的，但是我決不願意去告訴那個傢伙。他祇要吩咐八個僕人分爲兩組，在樹的兩旁向地下掘下去就好了；一掘下去，一邊就有一鏟金子，另一邊就有一鏟銀子。」

「木梳，你聽！」公主又高聲地喊。

「你在說什麼？」惡魔仍是莫明其妙。

「沒有什麼，我是在說夢話。」公主回答。

接着，他們兩個睡了一會以後，公主又發出很大的鼾聲，又把惡魔吵醒了。

「怎麼，你又發出那樣大的鼾聲？」惡魔不留意地問。

「唔，是夢，我又做了一個夢。」公主回答。

「什麼，你儘是做著夢！這回做了一個怎樣的夢？」

「我在夢裏看見一個國王，他有一個公主。那公主在七年以前，被人偷去了……」

「那就是你！」惡魔這樣大聲說，顯出動怒的神色，幾乎要把公主吞下肚去。

公主不覺發怔了，暫時之間，連別的夢也不能說出口來了。可是，公主却還有二三樁事一定要問個明白，因此她就向惡魔安慰一番，哄他靜靜地睡去。停了一會，公主又發出很大的鼾聲，又把惡魔吵醒了。

「今晚你簡直活像一隻豬，儘是發着很大的鼾聲！」惡魔說。

「啊啊，我儘是做亂夢，真討厭！」公主只是假裝着說。

「這回是一個怎樣的夢呢？」

「我在夢裏看見有一個年老的兵，他在樹林裏當站崗。那個年老

的兵，究竟要站到什麼時候才不站了呢？」

「那我也知道的，可是，我不會去告訴那個老傢伙的。那個年老的兵，只要在天空有呼呼的響聲，和地皮震動的時候，這樣說幾句話就好了：「啊啊，你這高飛在天空中的惡魔啊，你來幫幫我的忙！我在這裏已經站了不知多少年了，從今天起，以後你永遠站在這裏！」這樣一說，他就由我代他去站在那裏了。」

「木梳，你聽！」公主高聲地喊。

「你在說什麼？」惡魔莫明其妙地這樣問。

「我是在說夢話。」公主淡淡地回答。

不一會，他們兩個又睡去了。但是過不了多少時候，惡魔又被公主的鼾聲吵醒了，問公主這回做了一個怎樣的夢。

「我夢見一個搖擺渡船已搖得很久久的老婆婆。那個老婆婆，不知究竟要搖到什麼時候才不搖了？」公主這樣說。

「那我也知道的，但我決不會去告訴她的。那個老婆婆，她祇要割下人的頭來，把人的血喫了三滴，就可以要到那裏就到那裏去了。」

「木梳，你聽！」公主這樣說。

「唉！你不要再講那樣的話了！你如果再把我的頭割下！」惡魔說罷，當即呼呼地睡去了。

次日早上，惡魔起身來，喫過早飯後，就動身到外面去了。於是，公主就把那只木梳仍舊變成漢斯，請漢斯喫早飯。喫過早飯以後，公主就叫漢斯立即到海邊去，說她自己停一會也跟了來。漢斯就聽了公主的話，立即到海邊去守候着公主，不久，公主來了，他們兩人就一同坐到老婆

婆的擺渡船裏去。

「唔，老婆婆，快些給我們擺過去！」漢斯向那老婆婆說。

「我托你的事，可曾替我問過麼？」老婆婆這樣問漢斯。

「已經問過了，擺到對岸後，我回報給你聽吧。」漢斯急急地說。

漢斯和公主兩人，平安無事地渡過了海，跨上了岸，就把怎樣才能自由行動的法子告訴了船裏的老婆婆。

「啊啊，怪不得你在船裏的時候不肯告訴我，否則，我就對你不客氣了。」那老婆婆痛恨切齒地這樣說。

可是，漢斯和公主兩人早已遠遠地走去了。

後來，漢斯和公主兩人走到了那個年老的兵的地方，他們就把怎樣才能得到自由的法子講給那年老的兵聽。正當漢斯和公主兩人將

要離開那年老的兵的時候，忽然天空中發出呼呼的響聲，地皮也震動起來，原來是那惡魔正在追過來了。

這時，那年老的兵就把漢斯告訴他的話，如法唸出來，說：「你這高飛在天空中的惡魔啊，你下來幫幫我的忙！我在這裏已經站了有不知多少年了，從今天起，以後你永遠站在這裏！」

那個兵的話還沒有說完，果然！只見那惡魔從天空中落下來，代他站着了。——恐怕就是在現在，他還是站着在那裏呢。

公主和漢斯一路晝夜不停地走着，不久，就走到了公主的父親的地方。漢斯執着公主的手，同她到國王面前去，向國王說道：「唔，七年前被人偷去的公主，現在我伴她回來了。」

起初，國王不相信這公主真是自己的女兒，因此，公主就這樣說道：



公主把右手的傷痕給國王看。

「爸爸，想必你總還記得，我在幼時，那只右手曾經不小心被刀割開過這一回事吧！這便是當時被刀割開過的傷痕。」

國王看了公主右手上的傷痕，這才明白自己的女兒真個是回來了，不禁非常快樂。隨後，國王向漢斯道謝，並且向漢斯說：「我把我的國家的一半奉送給你，請你和公主結婚；將來我死後，就由你繼承王位。」但漢斯却說，因為要回到家裏去和富翁彼脫拉順的女兒加倫結婚，所以再三辭謝。於是，國王就送給漢斯一袋金子，又特派一輛四匹馬拖的馬車，再派幾個衛兵和一個車夫送他回去。

漢斯坐着馬車，不久到了那園裏有一棵奇怪樹的人的家裏，把原因告訴給那個人聽。那個人就叫八個僕人，分成兩組，向樹的兩旁地面掘下去。不一會兒，果然從一邊掘得了一罇金子，從另一邊掘得了一罇

銀子。那個人非常快樂，送給漢斯半鏰金子和半鏰銀子，替漢斯放在馬車裏。停一會兒，漢斯又動身走了。

最後，漢斯到了那一家有三個美麗的女兒而沒有人來說親的鄉下人家，他把原因告訴他們聽。那鄉下人聽了，非常快樂；並且向漢斯說，他的三個女兒之中，中意那一個，就把那一個嫁給他。但漢斯却說不要，說自己已有意中人了。於是，那鄉下人就說要送漢斯三百塊錢。但漢斯又說不要，辭謝過後，就動身走了。

接着，漢斯終於到了他的母親所住着的地方。

漢斯向他的母親說要借宿一晚。但他的母親起初因爲不認識是漢斯，所以，流着眼淚叫他不要說笑話，說道：「像你那樣的闊人，那裏會有借宿在這裏的道理！」

於是漢斯就從馬車裏走了出來，說道：「你不要哭，母親，我不就是你的兒子漢斯麼？」

母親起初還不相信，但後來終於認明白了確是漢斯，就快樂非常。漢斯把一切的事，從頭至尾，一一告訴他的母親，而且對她說，他現在已是財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漢斯坐着那輛用四匹馬拖着的馬車，叫衛兵跟在後面，到富翁彼脫拉順的家裏去。

漢斯到彼脫拉順家裏的時候，加倫正在馬房裏餵稻草給馬喫。加倫聽見馬車輪的軋軋聲，非常驚奇，立即奔了出來。富翁彼脫拉順也慌慌忙忙地奔了出來，連連地領首迎接他。

那時，漢斯這樣說道：「我是漢斯！彼脫拉順，現在你肯允許我和加

倫結婚麼？我已從世界的盡頭回來了。你曾經向我說過，如果我到世界的盡頭去跑一趟，就答應我和加倫結婚。這事想來你該還記得吧？」

不消說，彼脫拉順當即高高興興地答應了。於是漢斯和加倫，便很愉快地結婚了。

## 八、到磨坊去

從前，某地方有一個女人，她有一個非常呆笨的孩子。母親無論叫她的兒子做什麼事情，僅僅口頭上關照他總是沒有用的。因為她的兒子每次總把關照他的話，忘記得乾乾淨淨。

有一天，母親想叫他到磨坊裏去拿四斗蕎麥來；母親想，這一點點的小事情，當不致於做不來的吧。於是，母親就對她的兒子說道：「叫你到磨坊裏去拿四斗蕎麥，你會拿麼？」

「自然是會拿的。」兒子這樣回答。

「可是，千萬不可忘記呢！」母親又這樣說，

「不，決不會忘記的。」兒子照例這樣回答。

「最好你一面在路上走着，一面嘴裏不斷地說着，這樣，就不會忘記了。」母親再三叮囑他。

於是，兒子一面嘴裏不斷的唸着「四斗，四斗，四斗……」一面動身走去了。

可是，過了一會，兒子忽然唸得很響起來，連無論誰也都聽見了。當他走過一個正在播種子的人的身旁時，那個人一聽見他的話，立即勃然大怒起來。因為，那個人正在要播七斗種子，以爲他說「四斗，四斗」，祇許他播四斗的緣故。

「混賬東西！」那個人在少年身上打了幾拳，說道：「你在說些什麼？讓我來教你怎樣說吧！」

「唔，那麼，怎樣說才好呢？」

「你這樣說：『求天菩薩保佑，將來要增加到一百倍！』」

少年分辨不清那句話的意義，因此，他就不分皂白地一面走着，一面嘴裏這樣說：『求天菩薩保佑，將來要增加到一百倍！』

不久，少年走到了一座在捕老鼠的農場。那些人一聽見少年的話，大家都勃然大怒起來，因為他們誤以為少年在說老鼠增加到一百倍。於是，少年就又挨了一頓打。

「閉住你的嘴巴，混賬東西！不許說那樣的話！」當那些人放了少年的時候，這樣命令少年。

少年嚶嚶地哭出來了。「那麼，叫我怎樣說才好呢？」少年這樣問。

「你這樣說：可惡的畜牲，滾開！可惡的走獸，滾開！」

少年就這樣一面照樣吆喝着，一面走去了。

少年走了不久，在路上碰着了一羣送喪的人。那些人一聽見少年嘴裏的吆喝聲，就勃然大怒起來。他們拖住少年，狠狠地在他身上打了幾拳。

「不許這樣說，可惡的東西！」大家這樣罵少年。

少年呆若木鷄，問道：「那麼叫我怎樣說才好呢？」

「教給你聽吧，你這樣說：『是出棺材，所以這樣的。』」臨了，大家又這樣教少年說。

少年聽了，一面就走去了，一面嘴裏不斷說着：「是出棺材，所以這樣的……是出棺材，所以這樣的……」

少年這樣一路走着，走不了多少時候，在路上遇見一個牽着一隻狗，到市集上去賣的人。那個人聽見了少年的話，以為是在罵他，就立即



那個人攔住了少年的去路，正要打他。

動怒起來。

那個人拖住了少年，打了幾拳，又罵道：「你這傢伙，真是豈有此理！怎麼憑空罵起人來！你倘胆敢再罵一聲，就對不起你！」

「那麼，叫我說什麼好呢？」少年這樣問。

「你這樣說：『是牽着狗去賣，所以這樣的！』」那個人這樣回答少年。

少年走去了，一面在路上不斷的照樣說着：『是牽着狗去賣，所以這樣的！……是牽着狗去賣，所以這樣的！……』

接着，少年走到了一座農場上。那裏，正有一家人家把女兒送上馬車去，還有許多人簇擁着，剛要出發到禮拜堂裏去舉行婚禮。

那些人一聽見少年嘴裏的話，以爲他是在侮辱新娘，就一齊把少

年拖住，用鞭子打他，叫他不許再說。

「那麼，叫我怎樣說才好呢？」少年被他們打得非常痛，一面哭着，一面這樣問他們。

「教給你聽！你應該說恭喜！恭喜！」那些人這樣告訴少年。

少年聽了以後，一面走去了，一面嘴裏不斷的這樣大聲說着：「恭喜！恭喜！恭喜！」

不久，少年又走到了另一座農場。那時，正有一家人家在火燒，大家都在竭力灌救。他們聽了少年嘴裏在說着「恭喜恭喜」，不禁大怒起來。

「你這妄八蛋，真是個幸災樂禍的東西！人家不幸罹遇火災，你却說着「恭喜恭喜」……」

那些人大家過來拖住少年。少年雖想逃走，但因為他們人手很多，終於逃不脫身，於是他又挨了一頓打。

「那麼，叫我怎樣說才好呢？」少年哭着這樣問。

「你應該這樣說：『求菩薩保佑，快把風停止下來！』他們這樣教給少年。」

少年聽了以後，一面走去了，一面嘴裏不斷的這樣說着：『求菩薩保佑，快把風停止下來！求菩薩保佑，快把風停止下來！求菩薩保佑，快把風停止下來！……』

過了不久，少年漸漸走到了磨坊。磨坊裏有一個磨坊司務，因為那時沒有一點兒風，他正在用力轉動風車。接着，他一聽見少年嘴裏的話，就立即動怒起來。因為沒有風，他就磨不成粉了。

於是，他就把少年喊到跟前來，說道：『你爲什麼要叫菩薩把風停

止下來，真是豈有此理！」那磨坊司務說着，又把少年打了一頓。

少年一路走來，已不知挨了多少次的打，他不懂人家爲什麼要打他。這時，他不禁滿肚悲哀，就出聲大哭起來。少年因爲哭的太厲害了，所以究竟自己爲什麼事走到磨坊來，幾已完全忘記了。那磨坊司務再三盤問他，可是總問不出一個頭緒來。

最後，那磨坊司務這樣問道：「你剛才在說『求菩薩保佑，快把風停止下來，』這話是誰教你說的？」

少年一回想，記得那是火燒地方的那些人教他的，就回答說：「那些人把我打了一頓，臨了關照我不許說我本來說的話。」

「你本來在說什麼話？」那磨坊司務這樣問。

「我本來在說『恭喜恭喜。』」

「那句話是誰教你說的？」

少年一回想，記得那是農場上正在送一個女兒上馬車的那些人教他說的，於是就回答道：「那些人把我打了一頓，臨了關照我不許說我本來說的話。」

「你本來在說什麼話？」那麼坊司務又這樣問。

「我本來在說」是牽着狗去賣，所以這樣的。」

「那句話是誰教給你的？」

「是一個牽着一隻狗的人教給我的。」少年這樣說，「那個人打了我幾拳，臨了關照我不許說我本來說的話。」

「你本來在說什麼話？」

「我本來在說」是出棺材，所以這樣的。」少年這樣說。

「那麼，那句話是誰教給你的？」

「那是正在路上走着的一班人教我的。那些人是在送喪，他們把我打了一頓，臨了關照我不許說我本來說的話。」

「唔！你本來在說什麼話？」

「我本來在說「可惡的畜牲，滾開。」」

「那句話是誰教你的？」

「是正在一座農場上捕殺老鼠的那些人教我的。」少年這樣說，  
「那些人把我打了一頓，臨了關照我不許說我本來說的話。」

「那麼，你本來在說什麼話？」

「唔，讓我記記看。啊，記出來了。我本來在說「求天菩薩保佑，將來要增加到一百倍。」因比，他們就大怒，把我打了一頓。」

「可是，那句話是誰教你的。」

「是一個男人教我的，他正在路旁的田裏播種，我走近他的旁邊，他就動怒起來，把我打了幾拳，臨了關照我不許說我本來說的話。」

「可是，你本來在說什麼呢？」那磨坊司務這樣問。

「我本來在說『四斗蕎麥，四斗蕎麥。』啊啊，不錯，我是特地來拿四斗蕎麥的！」

接着，少年就從那麼坊司務的手裏接了四斗蕎麥回來。因此，這篇故事也就這樣完了。

## 九、白螞蟻的皮

有一個國王，正和他的一個十五歲的女兒在園中散步。過了不多一會，忽然國王覺得難過起來，似乎頭頂上有什麼東西在爬着，即刻叫公主過來向他的頭頂上仔細察看。公主仔細一看，看見在國王的頭髮裏有一個白螞蟻。國王和公主兩個因為都從來不曾看見過白螞蟻，爲了好奇心的衝動，便把那個白螞蟻捉來放在一把牛油壺裏，想看牠變成怎樣大。過了一年，看見那個白螞蟻已經長得和那把壺一樣大了。於是，他又把那個白螞蟻放在一隻小的牛油桶裏。過了一年，看見那個白螞蟻又長得和那隻桶一樣大了。於是，這回再把牠放在一隻更大一點的牛油桶裏；後來過了一年，看見牠又已大得非常，幾乎把桶的板也要

漲破了。國王想：「牠再這樣大起來，真是了不得了。」就吩咐僕人把那個白螞蟻殺死，殺死後把牠的皮釘在庫房的門上。

國王和王后，除去這一個公主之外，膝下別無一個兒女。這公主生得非常美麗，人也聰明，性情又很和善，因此，就時常有許多人來說親，但都被公主一一婉言拒絕了。

後來，因為國王急欲替公主解決婚事，就吩咐說，凡是能夠叫得出釘在庫房門上的那皮的名稱的人，就把公主嫁給他。可是，却沒有一個人能叫得出那皮的名稱；雖然有許多的王子，國王，以及騎士等，從四處八方的國家走來，但總是不能解答那個謎。

有一天，有一隻狼走來，站在那皮的前面，不住地用鼻子嗅着。那時，恰巧國王也在旁邊，看見了這個情形，就問他道：「你知道那是什麼東

西？告訴我！」

「想來國王不至於會不踐約的吧？」那隻狼這樣回答。

「當然，我無論如何一定踐約的。」國王說。

「那麼，我說了：這是白螞蟻的皮，你不許賴，要把公主嫁給我的呢！下星期，我來迎娶公主，那時你如果不答應，就殺死你，連把你的國家也搗成平地！」狼說完話，走了。

狼去後，國王雖覺得是當初自己出了口的，但不免有些後悔起來，頗想設法抵賴；尤其是王后，聽見了這消息以後，怨憤異常。

可是，公主却很鎮靜，安慰他的父母，說道：「說來說去，總之，那是我自己的命運；而且，父親既身爲國王，應該言出如山，萬不可出爾反爾。況且，如果不踐約，那隻狼也一定要來復仇的。」

後來過了一個星期，那隻狼果然來迎娶公主了。國王就派一輛馬車，叫公主坐在馬車裏，可是，却被那隻狼拒絕了，他說，如果公主走得乏力了，可以坐在牠的背上。於是，公主便和國王離別，和那隻狼一同動身走了。

走了不多一會，那隻狼向公主說道：「請你坐在我的背上吧。」於是公主就坐到狼的背上去，當公主一坐到背上，那隻狼就逕向公主從來不會到過的森林中走進去。他走了好久，最後走到了一座巍峨富麗的宮殿。

那隻狼就叫公主跨下背來，說道：「這便是我的家。這裏面所有一切的東西，都是我的，同時也就是你的。可是，祇有一樁事要和你事前說定，就是：在這裏是千萬不可點燈的；一點燈，那可不得了。」

隨後，那隻狼就引導公主參觀宮殿的內外，所有一切的東西，都是又悅目而又令人愛不忍釋的。喫晚飯的時候，有味道很好的肉和酒。牀上有軟如天鵝絨般的枕頭，攤着雪白的被褥。可是，宮殿中除了那隻狼和公主之外，別無一個旁的人。公主就這樣的那裏過了整整的一年。每天早上，那隻狼總是到森林裏去，到晚上才回來。原來，那隻狼在每天的晚上，總是變成爲一個人的。因此，公主覺得和她結了婚的那隻狼，一定是一位王子，大概總是遭了魔法的緣故。

不到一年之後，公主生了一個男孩子。公主每天坐在小孩的旁邊，形影不離地看守着。可是，小孩生了後沒有經過多少日子，那隻狼却把那男小孩帶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。

那時，屈指數來，已是公主離別她的父母的第二年了。有一天，那隻

狼問公主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的父母，如果要去，他就伴她去，並且允許她在父母處住三天，過了三天就來接她；但最後却囑咐公主，叫她不要從家裏拿回一樣東西來。

公主聽了非常歡喜。於是那隻狼就叫公主坐在牠的背上，一路逕向國王的宮中走去了。

國王宮中的一班人，都以為公主早已不在人世間了，現在忽然看見公主走了回來，大家非常快樂。公主就把她住在一座巍峨富麗的宮殿中的事，那隻狼對她非常體貼的事，以及那隻狼祇在白晝是隻狼，到晚上就變成一個人的事，詳細地告訴那些人。可是，公主却從不曾見過那男人的真面目，因為那宮殿裏是不點一盞燈的。

到了第三天的晚上，公主的母親叫公主再稍稍留一會，但公主却

不肯，說要回到那隻狼的地方去。公主臨走的時候，她的母親這樣向她說：「可是，你是應該知道究竟是和誰結婚的。現在我把這一把刀給你，你去放在牀頭。當他晚上被刀割傷了的時候，如果是大聲暴吼起來，那就是魔法師；如果僅僅輕輕地喊了一聲，就真是一個人。」

公主答應去試試看，就拿了那把刀。

時候到了，那隻狼就走到王宮的門口來，叫公主坐在牠的背上，一路逕向自己的宮殿走去了。

次日，公主就把那把刀放在了牀頭，而且放得恰好，一不小心，就會被刀割傷的。

到了夜裏，那隻狼正要上牀睡覺，忽然被那把刀割傷了。這時，牠僅僅輕輕地喊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啊啊，我一直非常相信你，到今天，我才覺得

你有些不可相信了。你聽了你母親的話，拿回一把刀來吧？……」

這時，公主已明白和她結婚的，並不是魔法師，是一個真正的人，非常快樂。但公主同時想到這次不聽那隻狼的話，瞞住牠做了這樣殘酷的事，又不禁內愧起來。於是，公主就向他賠罪，把所以做這事的原因，講給他聽。

次日，早上，當那隻狼走到森林裏去的時候，後面那隻右腳就蹣了，一直蹣了有好多天。公主每當看那隻狼蹣着的時候，總是後悔當初的不該那樣。公主因為已經明白那隻狼是一個遭受了魔法的可憐的人，所以以後就非常愛護牠。

過了不久，公主又生了一個女小孩。但是公主仍舊不能永遠把那女小孩抱在手中；當生了沒有多少日子，就被那隻狼帶去了。

這樣，時光冉冉地過去了。那時，已是公主嫁給那隻狼的第四年了。狼又問公主想不想去看看她的父母。公主當然說，想去的。於是，那隻狼就叫公主坐在牠的背上，動身去了。公主一路上看着那隻狼蹣跚着腳的光景，心裏非常難過，但狼只顧急急地走着。

不久，到了王宮門口，那狼向公主說道：

「你在這裏住上三天吧。但你不要聽你母親的話，千萬不可拿回一件東西來！」

「知道了，決不拿回一件東西來的。」公主這樣回答，就走進宮裏去了。

國王和王后看見公主又回來了，真是又驚又喜。

那是第二天發生的事。大家都把那奇妙的狼王子，當作題目紛紛

討論着。那時，王后向公主這樣說道：「不久，他定會有一天解脫魔法，重新變成人的。可是，如果你聽我的話，我一定要在夜裏偷偷地看個明白的。」王后說罷，就拿出一塊打火石和一枝小蠟燭來交給公主，叫公主在睡時仔細偷看。

公主起初不肯接受，說道：「他關照我，不許我拿回一些東西到家裏去的。」

但是後來王后又這樣說：「你祇管拿回去好了，媽媽是爲要使你好啊！」

被王后這樣一說，公主就把那塊打火石和那枝小蠟燭，一同藏在衣袋裏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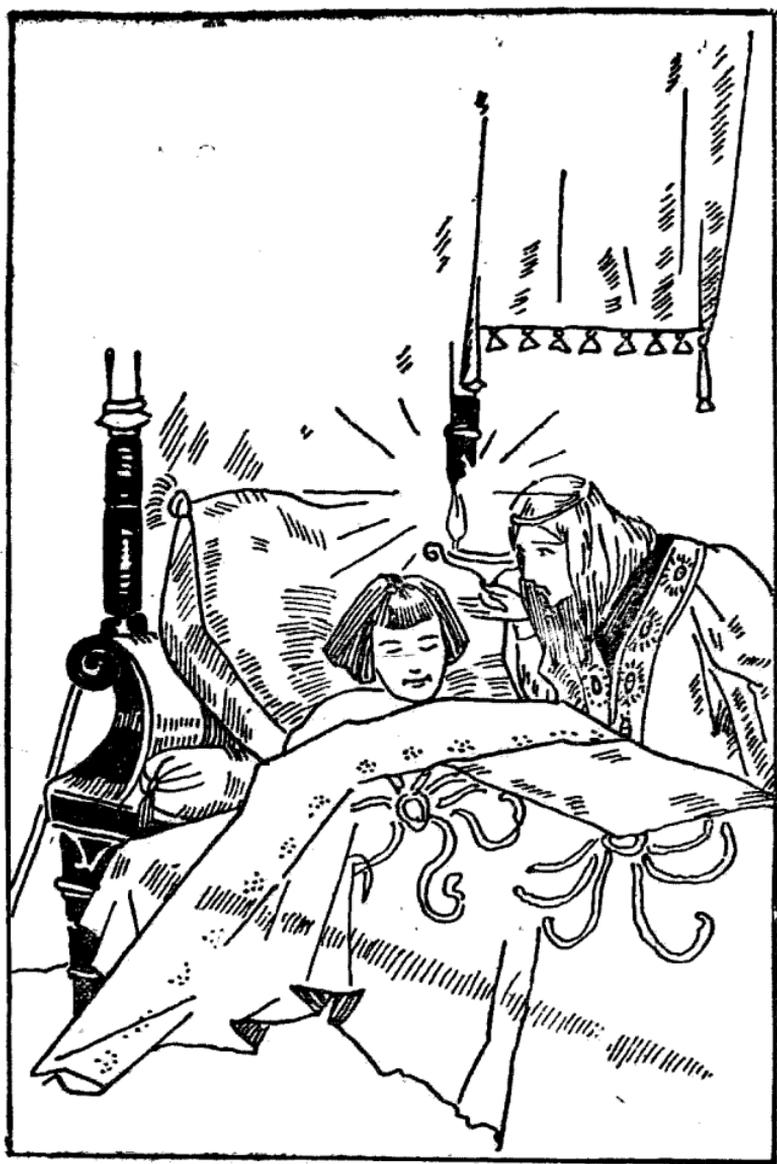
時候到了，公主就在王宮門口等那隻狼來。不一會，那狼來了，公主

就坐在牠的背上回去了。

在路上，狼問公主道：「這回你可會像前回一般，聽了你母親的話，拿了東西回來？如果仍舊拿着，現在趕快立刻丟掉！」

公主起初想老老實實說出來，但後來想，祇要不把那打火石和蠟燭拿出來用就是了，所以就撒謊說，並沒有拿回什麼東西。

可是，回到了宮殿之後，有一夜，公主忽然被王子睡中的嚙語聲吵醒了。公主以爲他莫非是做了個惡夢，或是害了急病。公主非常喫驚，就起身來，並且最後竟不自覺地想點起燈來看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。於是公主就偷偷地跨下牀來，用打火石點着了蠟燭。一看，看見在自已的跟前，原來有一個從來不曾見過那樣好看的王子。王子閉着眼睛，靜靜地安睡着，因爲是在做夢，臉上還浮着一層微笑。公主看呆了，連吹息蠟



公  
主  
點  
着  
蠟  
燭  
看  
王  
子。

燭火也忘記掉，就這樣走到王子的身邊去。

這時，王子忽然睜開兩眼，說道：「啊啊，你已闖下大禍了！我已不能和你住在一塊兒了！我不能不到很遠很遠的遠處去了！告訴給你聽吧：我是一個遭受了魔法的王子，因為不肯聽那魔法師的話，和他的女兒結婚，所以就變成了一隻狼。可是，如果有一個美麗的姑娘，不看見我的真面目，愛上我到七年之久，我便會解脫魔法，重變為人的。」王子這樣說着，忽然變成一隻狼，一骨落跨下牀來，一蹶一拐地向門外走到森林裏去了。

公主也急急地跟着走去，那天跟在他後面足足有一天光景，可是等到天黑了下來，走到某一座宮城旁的時候，那隻狼忽然不見了。於是公主就走到那宮城的門口去。那時，有一個女人從宮城裏走了出來，請

公主進去，公主就問她可曾有一隻狼走到這裏來。

那女人回答說：「我的哥哥，就是那狼王子，他雖曾一蹶一拐地到這裏來過，但不一會兒又走去了。現在他大概正在森林裏睡覺吧。請你在這裏宿一夜吧。」

公主聽從那女人的話，就在宮城中宿了一夜。

次日早晨，公主正想動身走了，忽然有一個三歲光景的可愛的男小孩，出來向公主招呼。公主當即認識這男小孩就是她自己的孩子。可是，公主把那小孩抱了幾次以後，又走到宮城外面去了。那時，因為公主又看見了那隻狼的足跡，所以她就急急忙忙地跟着走去，走了足足一天，在晚上，她走到另一座宮城旁的時候，那隻狼的足跡又不見了。那天晚上，公主又宿在這座宮城裏。原來宮城裏的那個女人，就是狼王子的

妹妹。

次日早上，正當公主要動身走的時候，看見了一個乳母，手裏抱着一個還在喫奶時期中的女小孩。公主卽刻認出那就是她自己的孩子。她接着抱了幾下以後，公主又大踏步地動身走了。那一天，公主也跟在那隻狼的後面，走了一整天。

那天晚上，公主覺得非常疲乏，這時，她正走到了一座很高的玻璃山的山腳邊。她仰起頭來向上面一看，看見那狼王子正在拚命地向山頂上爬去。可是，過了一會兒，王子爬上山頂突然變成一個人的時候，他向公主招着手。但一剎那間，王子的影踪忽然又消失到山的對面去了。公主本想立刻追上前去，可是，這是怎樣困難的事啊！山是非常嶮峻，並且又是和鏡面一般地光滑，除非踏着山石的凹凸地方，否則，就一步也

跨不上去的，並且山石又和剃刀一般地鋒利，脚踏上去，就要割到肉裏，滴嗒滴嗒地流下血來。公主沒法，只好坐在山脚邊，嗚嗚地哭了。那天晚上，公主便坐着整整地哭了一夜。

次日早上，公主在四周走來走去巡視，看看有沒有可以爬到山頂上去的路。可是，她看來看去，總看不到一處可以踏上腳的地方，雖然脚爬得流出血來，但依舊一步也爬不上去。公主仰頭向上面一看，那隻狼也一樣流着血，伸着那犀利的腳爪，只是爬着，爬着，公主想不出方法，就又倒下身子哭了。

那時，忽然有一個老頭兒走過這裏，看見公主在哭，問她爲什麼事哭。公主就回答說，因爲不能爬到山頂上去。於是，那老頭兒就到打鐵店裏去替公主打一雙鞋底有釘的鐵靴來，又把脚受傷時擦用的藥送了

### 些給公主。

公主非常快樂穿上那雙鐵靴，就向山頂上爬去。可是，爬不了多少時候，她已精疲力竭，腳上滿是鮮血了。但公主也不顧到這些，熬着痛，依舊爬着，最後才算爬到了山頂上。公主休息也不休息，當即又滑到對面去，滑到對面的山腳邊去，就把那雙鐵鞋脫下，把藥搽在受傷的地方。事情非常奇怪，一搽上那藥，腳上的傷處頃刻間就痊愈了。

那座山的對面，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，有好看的樹，也有好看的花，總之，是一個從來不曾見過的那樣美麗的地方。在公主站着的地方的右邊，聳立着一座富麗輝煌的宮城。那座宮城，和這世界上的宮城完全不同，全是用黃金築成的。

在這裏，也有那狼王子的染上了鮮血的足跡，直到宮城門口爲止，

公主根據沒有狼王子從宮城裏走出來的足跡，她就想：「王子一定是在這座宮城裏。」又想：「那時，王子施了魔法的魔法師，也一定是在這座宮城中；一定是因爲自己對狼王子背了約，所以那魔法師把他叫去的。」公主想定以後，就走到宮城中的廚房裏去，絕口不提狼王子的事，只是請求雇用她。

那時，因爲廚房裏的一個年輕的女僕人正請假回家結婚去了，恰巧要另雇一個，所以就即刻答應雇用了公主。

第一天，那魔法師——在這宮城裏，祇住着這把王子變成了一隻狼的魔法師一個人——叫公主拿一方白布到河裏去洗。他告訴公主要把這方白布洗成黑色，否則就趕出宮城。公主再三洗着搓着，洗後又搓，搓後又洗，但那方白布總祇有白起來，絕對不能成爲黑色。公主想不

出辦法，急得哭了。

那時，以前幫助公主爬到山頂上去的那個老頭兒忽然又走了過來。那老頭兒向公主問明緣由以後，就說道：「只是爲這一點兒的小事麼？你如果說聲愛我，我就幫你辦吧。」

「不，笑話了，那是我所做不到的。我是在尋覓狼王子。」公主這樣回答。

「那麼，就幫你辦一辦吧。」老頭兒用他手裏的拐杖，向那方布打了幾下，頃刻間，那方白布就變成黑色了。

公主把這方黑布拿去交給那魔法師的時候，那魔法師又向她說：「明天，你要把這方布洗成色白，否則，就把你趕出去。」

次日，公主又把那方布去洗。她洗了不知多少次，依舊是黑色。於是

公主又急得哭了起來。忽然，那個老頭兒又走了過來，和昨天一般地說，如果說聲愛他，他就幫助公主辦。

但公主却回答說：「不，那是我所做不到的。我愛着那個王子。」

「那麼，可憐你，就幫你辦一辦吧。」那老頭兒說罷，就把手裏的拐杖向那方布點了幾下，頃刻間那方黑布就變成白色了。

因爲公主已經兩次都做到了那魔法師的吩咐，所以那魔法師就這樣向公主說道：「你很聰明。照你能這樣會做事，想來再難一點的事也一定會做的吧。你到我的妹妹所住着的赫平黑特去一趟，把我的女兒要用的那塊寶玉拿來，因爲我的女兒就要結婚了。」

次日早上，公主就動身走了。可是，她走出了宮城，一看街路非常多，橫一條，豎一條，不知走那一條才是走到赫平黑特去的，因此，公主就坐

在路旁，嗚嗚地哭了。

這時，忽然有一個年輕的男子走了過來，很誠懇地問道：「你爲什麼事哭？」

公主回答說：「我因爲要到赫平黑特去拿一塊寶玉，但不知道應該走那一條路。」

「你如果肯愛我，我便引導你。」那年輕的男子說。

「不，那是我所做不到的。我愛那王子。」公主說。

於是，那年輕的男子就這樣說道：「那麼，就教給你吧。因爲這事是非常困難的，所以你要加倍小心才好。我現在把這個有線繞着的球給你，你把這球丟在地上，然後跟在後面走。這球在地上滾動後，你就把線收起來。這樣走去，你就走到有一扇只是前後在動着的暗門的地方。這

裏有一個門門給你，你把這個門門裝上，使那扇門不要動。接着，你就走到一個有許多鷹的地方。那些鷹是非常可怕的，又大又有力氣，並且還有毒。可是，現在我把這幾粒米給你，你可以給那些鷹吃，於是牠們對你就很和善了。你再走了一會，就走到一處有兩個男子手裏拿着血紅的煤在燒麵包的地方，那時你可以把這雙火筷給他們，接着，你就走到一處有兩個女人用手在熱鍋子裏掏的地方，那時你可以把這兩根木棒分給她們。再走一會，你就走到一處有一扇大鐵門的地方，門前有兩隻兇狗站着，那時你可以把這麵包給牠們喫，然後走進那扇鐵門。接着，門上有可怕而紛亂的聲音發出來，那是因爲有許多蝴蝶看守着的緣故，那時你可以把這油壺裏的油塗上去。這樣，你就走到赫平黑特了。走到那裏以後，你就向那魔法師討新娘的寶玉。可是，無論他拿出什麼東西

來給你，你只要目不回頭地即刻回來好了。那年輕的男子說罷，就把一個有線繞着的球，一根門門，一小袋米，一雙火筷，一根木棒，幾方麵包，和一把油壺交給了公主。

公主接了這些東西以後，就先把那個球丟在地上，球在地上滾着過去，公主在後面收着線跟着走去。接着，她走到了那扇老是前後動着的暗門時，就把那根門門裝了上去，那扇門就不動了。接着，她走到了有許多鷹歇着的地方，就把米給牠們；走到有人燒麵包的地方，就把火筷給他們；走到有兩個女人用手在熱鍋子裏掏的地方，就把那兩根木棒給她們；走到鐵門前的時候，把麵包給那兩隻狗，同時又用油來塗門上的那些蝴蝶。最後她就到了赫平黑特。那裏有一個女魔法師坐在一個很高的臺上，眼睛一動也不動地注視着公主。

公主就向那女魔法師討結婚時新娘用的寶玉。於是，那女魔法師就站了起來，說聲立即就來的叫公主等一會兒，又把一隻小牛腳給公主喫。可是，當那女魔法師一離開那裏，公主就把那小牛腳丟在凳子底下了。

過一會兒，那女魔法師出來了，看見那小牛腳已不在公主的手中，就說道：「小牛腳，你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在凳子下面。」小牛腳這樣回答。

那女魔法師聽見以後，便又去拾了起來，向公主說道：「請你把這塊肉喫了吧，味道是很不錯的。」

公主拿了寶玉想走，就把那小牛腳藏在懷裏。

那女魔法師又說道：「小牛腳，你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我在一個人的懷裏。」那塊小牛腳這樣回答。

「唔，在一個人的懷裏，那就好了。」女魔法師這樣說，就把那只盛寶石的盒子交給公主；又告訴公主，叫她在路上不可揭開來看。

公主立即動身走了。

可是，那時那女魔法師忽然走了出來，當公主走到那扇鐵門旁時，那女魔法師這樣大聲喝道：「鐵門，把公主關住！」

可是，那扇鐵門却這樣回答說：「不，我不願意誰也不來把我塗些油，獨有公主却來塗我。」

於是，那女魔法師又喝道：「狗，趕快咬！」

可是，那兩隻狗却這樣回答說：「這那裏說得過去呢！我們老是叫着，但誰也不來餵東西給我們喫，獨有公主却把麵包給我們喫。」

當公主走到了那兩個女人的地方時，那女魔法師這樣喝道：「喂，快把公主燒死！」

可是，那兩個女人却這樣回答說：「這那裏可以呢！我們一直在這裏用手掏着，幸虧公主給了我們两根木棒。」

當公主走到了那兩個男子在烤麵包的地方時，那女魔法師又這樣喝道：「快把那女人燒死！」

「什麼話，什麼話！」那兩個男子齊聲這樣說，「我們一直用手在燒着，幸虧公主把火筷給了我們。」

當公主走到了那些鷹的地方時，那女魔法師這樣喝道：「鷹！快些撲死那個人！」

「不願意，不願意！」那些鷹一面這樣說，一面啄米喫。

最後，當公主走到了那扇暗門的時候，女魔法師又這樣喝道：「門！快把這個人壓死！」

可是，那扇暗門却回答說：「不，不！因為公主已給了我一根求之不得的門門了。」

公主就這樣脫了險；並且，公主因為一路上目不回顧地拚命走着，所以這時候她就坐下來休息一會。那個盛着寶玉的盒子，仍好端端地在公主的手中。

那女魔法師曾告訴公主，叫她不要在路上打開盒子來看。但公主心裏想：現在已走到這裏，想來已不妨打開來看看了；又因為很想看看那塊寶玉，所以就打開盒子來看。可是，盒子揭開，忽然有一隻小鳥飛出來，一剎那間，不知飛到那裏去了。公主覺得闖了大禍，因為沒有寶玉，是



公主揭開盛寶玉的盒子，忽然有一隻鳥飛出來。

不能回去的，並且，再到赫平黑特去走一趟，也一定是做不到的事了；公主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最後就又哭了。

這時，前次曾經幫助公主的那個年輕的人又突然走了來，他向公主問明緣由以後，就說道：「那是很容易的事！你如果肯愛我，我就幫你的忙。」

公主仰起頭來看看那年輕的男子的臉，她覺得那男子很好看，也很誠懇，和那王子似乎很有三分像。可是，她又覺得那決不是王子。公主便回答道：「不，那是我所做不到的。我愛那王子。」

那年輕的男子起初想要走了，但後來又這樣說：「好，就幫幫你的忙吧。那麼，我問你：那魔法師拿些什麼東西給你喫？」

「拿一只小牛，腳給我喫。」公主說着，就從懷裏掏了出來。

那男子就從公主手中把那小牛的四肢接了過來，用一根棒打了幾下，說道：「唔，趕快到赫平黑特去拿一塊寶玉來！」

那男子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只見那塊小牛的四肢揚起塵埃而去了，沒有多少時候，就拿了一塊寶玉回來了。公主就把那塊寶玉盛在盒子裏，再也不敢揭開來看，就急急忙忙地回去交給那魔法師。

「你真是個非常乖巧的姑娘！」那魔法師接了那塊寶玉時這樣說，「明天要舉行婚禮了，讓你看那堂皇的典禮吧！明天，我派你站在新郎新娘面前執燈火。」

第二天，就是舉行婚禮的日子。新娘是那魔法師的女兒，新郎就是一度遭了魔法變成一隻狼，如今又重變為人的那個王子。王子顯着端莊的臉色，身上穿着華麗的衣服。公主站在許多客人擠着的一間屋子

的門口，兩手拿着火炬，所以她一眼看過去就知道那是王子，但她因為已被施過魔法，手脚都不能動彈，火炬一點一點地向下面燒，兩隻手已熱得幾乎要燒着了，但是，身子仍不能移動一步。

過了一會兒，婚宴已經告終，新郎新娘已到新房裏去了。那時，那魔法師有事走過公主站着的門邊。

「我的兩隻手要燒着了！」公主這樣告訴那魔法師。

「燒着了，就讓牠燒吧！」魔法師這樣說。

可是，正在這時，那一對新婚夫婦忽然走了出來。公主就大聲慘叫道：「王子，快些救救我！」於是，王子就走上前去從公主的手裏把那兩把火炬搶下來，一把拋在魔法師的手裏，一把拋在魔法師的女兒的手裏；這樣一來，那魔法師和他的女兒兩人，忽然都像銅像一般地站在門

的兩旁了。火炬逐漸向下面燒去，最後，那魔法師和他的女兒就都燒死了，甚至連那座宮城也燒成了灰。當這一邊正在火勢炎炎的時候，王子和公主兩人便一同逃走了。

他們逃到以前原是一座山的地方時，那地方已變成爲一片綠色的牧場了。他們就走到王子的妹妹的家裏去，領回了那兩個孩子，又回到公主的父母那裏去。在那邊過了幾天以後，王子就帶了公主和兩個孩子，一同回到自己的國裏去。以後，他們就很快樂地過活。

## 十、一元五角錢的功效

從前，在某處地方，有一個在國王那裏服務了已有八年之久的兵。當他服務期滿而國王許他回家去的時候，那個兵非常快樂。在臨走時，他向國王求索若干俸金，但國王却只賞給他一元五角錢。

那個兵因為只得到了一元五角錢，所以心頭不大十分爽快。可是在動身回家去的路上，衣袋裏的錢雖已逐漸減少起來，但心境却已非常舒爽了。他在路上，手裏揮舞着手杖，嘴裏唱着山歌，很高興地走着。他的歌聲傳遍山間的四處八方。

當那個兵這樣得意揚揚地走了一會以後，在路上遇見了一個老婆婆。那個老婆婆向他討五角錢。

「什麼！我自己袋裏也只是一元五角錢呢！」那個兵這樣說，「可是，我衣袋裏就讓牠只賸一元錢也好。反正是差不了多少的。」那個兵說罷，就給了那老婆婆五角錢。

後來，他走了沒有多少時候，那個兵又遇見了另一個老婆婆——這個老婆婆，其實就是他剛才遇到的那個老婆婆，但他不知道。

「祝福你今天運道好！」那老婆婆這樣說。

「多謝你！」那個兵回答。

「請你給我這窮苦的老婆婆五角錢好麼？」老婆婆伸着手，向那兵求乞。

「我衣袋裏只有一塊錢了！」那個兵這樣說，「可是，我衣袋裏就讓牠只賸半塊錢吧，反正是差不了多少的。」那個兵說罷，就給了那老

婆婆五角錢。

接着，走了不久，那個兵又遇見一個老婆婆——這個老婆婆，其實就是已經向他求乞過兩次的那個老婆婆，但他却一點也不覺得。

「祝你今天安好！」老婆婆說。

「多謝你，老婆婆！」那個兵回答。

「請你可憐我，給我五角錢好麼？」那老婆婆又向他求乞。

「唔，我自己衣袋裏已只賸五角錢了！」那個兵這樣說，「可是，我有也好，沒有也好，反正是差不了多少的。」那個兵說罷，就把他僅有的五角錢，也給了那老婆婆。

那老婆婆從這個兵的手裏接了那最後的五角錢以後，就道了一聲謝，急急地走去了。

那個兵，雖然已經囊空如洗，但心頭却很舒暢，高高興興地走着路。這時，除了身上所穿着的衣服和背在背上的一只背袋以外，那個兵已經別無一點什麼東西了；並且，在那只背袋裏，也僅有一件已經穿破的襯衣和一雙短襪，此外並沒有什麼東西，所以是非常輕的。那個兵一面吸着煙，一面嘴裏唱着山歌，繼續在路上走着。他的歌聲清脆嘹亮，響澈山間的四處八方。

不久，那個兵走到了一處森林地方，在那裏，他又遇到了把錢都給了她的，那個老婆婆。

那老婆婆坐在路邊，她見了那個兵，就招呼他說：「你可停下步來，和我這可憐的老婆婆談一會兒話麼？」

「當然可以的，祇要你願意。」那個兵這樣說，「反正我很空着，並



那個兵一面吸着煙，唱着山歌，一面在路上走。

無重要的事情要幹。可是，老婆婆，你有什麼話和我講呢？」

「你心中可有想得到什麼的三種願望麼？」

「唔，當然有的。」那個兵這樣回答。

「那麼，請講出來。」老婆婆說。

那個兵先想了一會，想定了以後，他就要求以下的三件事：第一件是要求菩薩的保佑；第二件是要求他的那只背袋永遠用不壞；第三件是要求他想要什麼東西，就會有那東西從背袋裏出來，永遠留着，一直到他不要的時候爲止。

「好，就一一聽你的話辦吧！」那老婆婆這樣說，「那麼，我要告別了。祝你路上安好！」

「多謝你！」那個兵這樣說，又移動脚步走去了。

那個兵走在路上，起初關於他剛才向那老婆婆要求的三件事，腦筋中一點也不想到；他以為那不過是談着逗逗笑罷了，認為決不致真有那回事。

可是，走了一會兒以後，那個兵想：「如果那老婆婆的話果真成爲事實，那是多麼好！」那時，他正走到了一處滿是亂石子的地方。他嘴裏就自言自語地說道：「啊啊，如果這些石子都到我的背袋裏去！」他心裏是在想：如果這樣，那就好走得多了。忽然，他嘴裏的話還沒有說完，那些石子都已滾到他的背袋裏去了；但在同時，他却被壓得不但走不動路，並且被壓倒在地上了。那個兵在一剎那間不知如何是好。但他即刻就記起來了，便要求那些石子變得連一塊也不賸。於是，那些石子果然連一塊也沒有了，這樣，他才能站起身來又趕路了。到這時候，他才明白

那老婆婆的話果然是真的，不禁非常快樂。從此，他決定以後要把這件法寶使用在正當的方面。

後來，那個兵因為走了很多的路，所以肚子餓了。於是他走到一家富人家的屋門前來，想討些充飢的東西喫。

那個兵走到門口，就隨隨便便地跑了進去，看見有一個女僕人在用刀切麵包，切好了又把牛油塗上去，他便開口向那女僕討麵包。

可是，那女僕說道：「這裏全家的人，都是非常慳吝的，各人拿到了自己的一份，便喫得沒有一點兒賸下來的，並且這裏的麵包又是已經分定了的，所以我不能給你。可是，今天因為主人恰巧在家，說不定主人會吩咐我給一點你也未可知。你如果想去見主人，那麼，我就領你去吧。」那個兵就向那女僕道了謝，求她領他去。接着，那女僕就領他走到主人

住的房間的門口。

那時，主人坐在一只桌子旁邊，正在靜靜地點查財產，桌子上放着一把泥燒的壺，裏面滿是金洋，桌子邊還有一只很大的鐵箱，其中滿是銀洋。

那個兵就用手指在門上敲了幾聲，主人以爲是鄉下人來繳付地租了，就很快樂地說聲：「進來！」可是，他抬頭一看是個不認識的人來向他求乞，就立即憤憤地罵道：「走出去！快些滾出去！」那個兵毫不遲疑，當即走出門外去了。

那個兵雖然被那家的主人罵了兩聲以後，就不聲不響地走了出來，但那把滿藏着金洋的壺，和那只滿是銀洋的大鐵箱，却早已被他瞧在眼中了。

他走了一會兒，走到一處離那農場已經很遠的地方時，那個兵自言自語地說道：「慳吝漢，你是因為有錢，所以在受苦，你把你的一小部分的錢交給我！」於是，那個兵便要求使他剛才見到的那些金洋都到他的背袋裏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忽然發生了鏗鏗然的聲音，原來許多金洋已鑽到他的背袋裏來了。接着，他想最好還要些銀洋，於是他就要求在背袋裏再有二三百元銀洋。忽然又有鏗鏗然的聲音，許多銀洋又鑽進了他的背袋裏去。「哈哈！要這樣才痛快！」那個兵這樣說，又急急地向前走去，頃刻間走到了一座村莊。

那個兵走進村莊，就走到一家最上等的旅館裏去，那時，他因為肚子已餓得很，所以，一坐下，就狼吞虎嚥地喫起來，簡直像是一個從饑饉地帶逃來的災民一般。坐在他旁邊一同在喫的另外幾個人，大家面

相覷，不禁對他的異樣的食量好笑起來。

過一會，大家喫好了，各自站起身來付錢。那個兵也站起身來，伸手到那只空空如洗的衣袋裏去摸錢。可是，沒有錢摸出來，却只摸出了幾截煙頭來。那個兵凝思一會，才想到衣袋裏本來早已沒有半文錢，於是就把手伸到背上的那只背袋裏去。旁的幾個人見了這光景，都不禁哈哈大笑，獨有旅館的主人却扳着臉，一聲也不響，祇用兩隻眼睛釘視着那個兵。

那個兵從背袋裏摸出了二三塊金洋，隨手拋在桌子上。到了這時候，那些哄然的笑聲方才停止。但旅館主人的臉上，這時却滿露着笑容。旅館主人客氣異常地向他行了一個禮，同時又拿出酒來請他喝，他自己也坐在旁邊陪着喝。喝完了一瓶酒以後，那個兵向旅館主人說，

要在這裏投宿一晚，叫他領到房間裏去。

這一夜，旅館裏所有一切的房間，都已有客人住滿了，只有一間還空着。但那一間是誰也不能投宿在裏面的，因為無論誰，倘在那房間裏宿了一夜，到次日早上，總是已經硬挺挺地死了。因為這樣的案子已經發生了過不知多少回，所以現在已經誰也不敢去宿在那間房間裏了。旅館主人詳細地把這情形據實告訴那個兵。

可是，那個兵却說道：「不妨事的，老實說，我心中所要宿的地方，就是像那樣的房間。但我在將睡以前，請你替我辦幾件事：請你在房間裏設一席上上等的筵席，在桌子上放着四枝蠟燭，再交給我四瓶酒和四副紙牌，然後就把房門上的鑰匙交給我。」

旅館主人當即答應下來，一一遵命去辦了。

到了將睡的時候，那個兵就走到那間房間裏去了，接着，他從背袋裏把那些金洋和銀洋都摸了出來，放在桌子上，又把那四枝蠟燭都一點點着了火，桌子上又有很好喫的菜，四瓶上等的酒，還有四副紙牌。那個兵就這樣獨自一人坐着，靜候着有什麼事件發生。

過了一會兒，忽然房間裏有可怕的聲音響起來，有一團很大的東西在地板上滾着過來。一剎那間，眼看那一團東西忽然變成了一個有角、有尾巴，並且生着可怕的爪牙的鬼，樣子非常可怕。

「請過來，坐下來喝些酒吧。」

當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，忽然房間裏又有聲音響起來，又有一團黑東西在地板上滾着過來；接着，又有許多滾着過來，都一一變成了又高又大的可怕的鬼。那個兵對那些鬼都一一迎接着，非常客氣地叫他



有一團黑東西在地上滾來變成了鬼。

們都坐下來喝酒。

那些鬼都坐了下來，大家喫着喝着，接着，大家又都沿着桌子玩紙牌。但過了不多久，那些鬼就都向那個兵圍攏來，開始用腳爪來抓他。那個兵一想事情有些不妙，就自言自語地說道：「快叫這些鬼都到我的背袋裏去！」這話還沒有說完，果然那些鬼都在那隻背袋裏了。那些鬼在背袋裏爬着抓着，拚命想逃走，可是無法走出來。

「唔，告訴你們吧，你們好好地住在裏面，等我走出這間房間時，就放你們出來。」那個兵這樣說。

「我們告訴你，在那塊地板的下面，有一缸金洋藏着。現在你讓我們放出來好麼？」那些鬼在背袋裏齊聲說。

「知道了！」那個兵這樣說，「可是，你們別急！你們好好地安睡一

夜吧，我要睡了，再會！」那個兵說罷，就脫去衣服上牀睡覺了。這一夜，他安安逸逸地一直睡到天亮。

次日早上，旅館的主人走來向鑰匙洞裏張望，只看見那個兵橫睡在牀上，但他不明白究竟是活着還是死了。旅館主人料想那個兵大約也總已死了，於是就高聲叫喊，用力敲門。

那個兵從睡夢中被旅館主人驚醒了，開出房門來叫他不要吵，不要鬧，讓他再安安逸逸地睡一會。旅館主人瞧見那個兵還活着，就笑顏逐開地非常快樂，接着就向他叩問究竟。但那個兵却叫旅館主人不要性急，說，停一會兒等他起身後再把事情明白告訴他。

後來，那個兵一直睡到將近正午的時候才起身。當他一起身，旅館主人就嚕嚕嚇嚇地向他問了好一番的話，但那個兵却僅僅回答說，他

在夜裏睡得很熟，此外什麼話也不說出來，隨後祇叫旅館主人把早飯拿來給他喫。

喫過早飯後，那個兵問旅館主人說，在這村莊上可有力氣非常大的人。旅館主人回答說是有的，他就叫旅館主人去喊二三個來。

「對不起，請問你，你要喊他們來做什麼呢？」旅館主人因為莫明其妙，所以這樣問。

「因為我那隻背袋已很髒了，所以要叫他們替我拿到鐵匠店裏去重新打過，並且那隻背袋非常重，一定要力氣很大的人才能搬得動，所以要你去喊兩個力氣很大的人來。」那個兵這樣回答。

「啊，原來如此！」旅館主人心裏這樣想，「這個兵定是昨晚喝醉了酒，到現在還沒有醒；這樣的事，我從來不曾聽到過。可是，姑且照他的

照他的話替他去喊吧。」於是，旅館主人就替他去喊了。

過了不多一會兒，旅館主人果然帶了兩個力大無比的壯漢來。

兩個壯漢到後，那個兵就吩咐他們把那隻背袋搬到鐵匠店裏去，講定搬到後，付給每人一塊錢，他們當即滿口答應了，並且覺得搬搬這樣東西可拿到一塊錢，心裏非常高興。可是，等到動手搬動的時候，他們才明白剛才的想頭完全錯了：因為那只背袋竟有幾千斤重，搬在手裏時幾乎路也不能走。可是，因為究竟是力大無比的壯漢，所以到底被搬動了。

搬到了鐵匠店裏，那一路跟了來的旅館主人，就向鐵匠店主說，有一個旅客要把這只袋重新打一打過。旅館主人又暗暗地告訴鐵匠店主說，這位旅客昨晚喝了很多的酒，到現在酒性還沒有醒，但因為這是

一位了不得的旅客，不敢違拗他的話，所以替他拿來的。那鐵匠店主以爲這真是笑話奇談，不禁好笑起來。接着，那個兵問鐵匠店主說要多少錢的打工。鐵匠店主回答說，祇要一塊錢就夠了。但那個兵却說，如果打得好，就付五塊錢的打工。

「可是，我們的鐵鎚一打下去，這隻背袋就要打得粉碎呢！所以，打過以後，這隻背袋是否完好如初，我們是不負責的。」鐵匠店主在剛要吩咐幾個打鐵匠動手打的時候，這樣向那個兵說。

「那樣的事，你可不用管。」那個兵回答說。

這樣講定以後，於是鐵匠店主就吩咐三個鐵匠用最大的鐵鎚，把那隻背袋打起來。

那三個鐵匠以爲這真是一件好笑的事，就捲起衣袖，向手心上吐

了些唾沫，拿起鐵鎚，用力打起來。可是，他們一鐵鎚打下去，忽然背袋裏有非常可怕的聲音叫起來，大家嚇得連手裏的鐵鎚也落在地上了。那個兵叫他們再繼續用力打，於是那三個鐵匠便又用力打，直打到額角上淌下汗來。那時，大家都以為那隻背袋總已打得粉碎了，可是事情非常奇怪，那隻背袋依舊完好如初。

「唔，你們儘管用力打好了，因為這隻背袋上有幾十年的灰塵，所以必須好好地打一會的。」那個兵這樣說。

可是，那三個鐵匠已打得非常乏力，連拿那柄鐵鎚的氣力也已沒有了，因此，鐵匠店主便又叫另外三個鐵匠來打。新換來的三個鐵匠，又大家用力打了好一會，結果也打得很乏力，可是那背袋却仍完好如初，甚至連鐵鎚的痕跡也不見一個。這樣打了幾乎半天光景，於是那個兵

便叫他們停止，不要再打。接着，他把錢付給鐵匠店主以後，又吩咐那兩個壯漢把背袋搬到河邊去。

背袋搬到了河邊，他就把牠揭開來看，裏面滿是像黑粉一般的東西，原來這就是昨夜的那些鬼，現在已被打成粉末了。

那個兵把這些粉一齊傾在河裏，接着，他就和旅館主人一同回到旅館裏來。

這時那個兵就告訴旅館主人說，他知道這間屋子裏有一處地方的下面，有一缸黃金，如果肯分給他一半，他就講出來。不消說，旅館主人當即答應下來。於是那個兵就領旅館主人到他昨夜所宿的那間房間裏去，掘起了其中的一塊地板，果然看見下面有一缸黃金。旅館主人非常快樂，當即分了半缸黃金給那個兵以後，又把他在這村莊裏的一方

地皮，也送給了他。

後來，那個兵就在這方地皮上建造房屋，幸福地過活。仔細研究起來，那個兵的所以能得到這樣的一天，就全靠那一元五角錢的功效。

## 十一、最溫柔的妻子

某地方有一個很富的農人，他有三個女兒，這三個女兒都已到了可以結婚的年齡。年齡最長的姊姊，雖是最美麗，並且又是一個很能幹的人，但同時却專喜吵事鬥嘴，性情非常執拗，在家裏老是和人相罵相爭，甚至對於仁篤和藹的父親，口頭上也不肯讓一句的。

可是，來向她們姊妹三個說親的人却非常多。有一次，有一個人來向姊姊說親。父親當然很高興，願意把女兒嫁他。但父親因為是一個仁篤的老實人，所以毫不欺騙地把真相告訴那個人說，姊姊的性情非常粗暴，誰也不能和她和氣氣地過日子的。但父親臨了又添上一句說：「在姊姊出嫁的時候，願意較別的兩個女兒多拿出三百塊錢來。」不

消說，這是一個很好的條件。可是，後來那個人時常到農人的家裏來，幾經實地觀察以後，結果終於說道：「我要改娶第二個女兒。」因為父親表示贊成，所以第二個女兒也就答應了。不久，他們就舉行結婚禮，很愉快地過活。

後來，又有一個來向姊姊說親的人。父親也和前回一般，說：「願意在她出嫁時，較別的兩個女兒多拿出三百塊錢來。」但又說：「姊姊是一個性情暴躁的人，決不能和她一同和氣氣地過活的。」於是，那個人也就改變方針，要求娶最末的一個女兒。不久，他們就結婚，很幸福而和氣地一同過活。

於是，最長的姊姊便祇賸她和父親留在家裏了。但她的性情，却仍是絲毫未見改善，不但未見改善，她因為看見兩個妹妹比她早出嫁，

所以性情反而更暴躁得不成樣子了。

可是，後來終於有一個人來要求娶她。這個人並不是本地人，也並不是這國內的人，是一個外國人。那個人走到父親的跟前，說要娶最長的女兒爲妻。父親就對那個人這樣說道：「我已經不打算把這個女兒嫁給人了。把她嫁給人，是一件出醜的事。因爲她生性很壞，又很暴躁，決不能和誰好好地過活的。我不願意造成那樣害人的事。」

可是，那個人却一定要娶她，說無論怎樣不好也不妨的。於是父親就說，祇要女兒自己答應他也就贊成。那個人就去要求姊姊。她想了一想以後，便立即答應了。因爲她不願意再在家裏被人家奚落，也不願意一生一世做個獨身者。

隨後，那個人說，他現在因爲要急於回家去，不能即刻就結婚，等到

把結婚的日期擇定後，就騎馬來接她；又通知她：在結婚那天，不必候在家裏，逕自到禮拜堂裏去好了。那個人關照明白以後，就動身走了。

到了結婚的那天，父親就和女兒到有很多賀客聚集着的一所禮拜堂裏去，在那裏她的兩個妹妹和妹夫，還有村莊上的許多人，都穿着新衣服來賀喜。不久，新郎也來了。但新郎並不穿着禮服，依舊是平常的旅行裝來。接着，他們兩人就在禮壇前舉行了結婚的儀式。

結婚的儀式一告終，新郎就執着新娘的手，走到外面去。他對新娘說，因為有要緊的事，不能列席婚宴，並且叫新娘也不要列席。普通人在結婚的時候，總是坐馬車的，但他却騎着一匹高大的馬；在馬鞍的兩旁，放着兩枝手鎗，並且他不帶一個朋友，也不帶一個親戚，祇帶來了一隻狗。接着，他輕如鴻毛地把新娘抱到馬背上去，自己也騎到馬上去，跟在



新郎把新娘抱到馬背上去

那隻狗的後面，逕自去了。那些賀客見了這光景，大家都目瞪口呆。後來，那些賀客只好坐着馬車，趕到那農人的家裏去，沒有新郎，也沒有新娘，草草地喫了婚宴。

新娘對於新郎這樣的安排，心裏原是很不高興的，只因爲覺得剛剛結婚，就和他吵事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，所以耐着不說一句話。後來，因爲一路上新郎始終不和新娘說話，新娘忍不住了，終於開口道：「這匹馬倒很好呢！」

「是的。」新郎這樣說，「這樣的馬，我是有七匹，但這一匹要算最好，價錢也是最貴。」

接着，新娘又改口說：「我是非常歡喜狗的。」  
於是，新郎就回答說：「這隻狗也很好，價錢也是很貴的。」

不久，他們到了一座森林地方，新郎跨下馬來，向一株楊柳樹上折下一小枝來，在手指上繞了幾下後，就交給新娘，說道：「這是我送你的新婚禮物，你要小心地帶在身邊。」

新娘覺得很奇怪，當即藏在衣袋裏，又騎着馬向前走了。

不久，新娘一不留神，忽然把手裏的那只錢袋落到地下去了。新郎就吩咐那隻狗道：「拾起來！」可是，那隻狗却理也不理，自顧自走着。於是新郎就拿起手鎗向那隻狗開了一鎗，依舊照常向前走去。

「啊，這事你做得多殘忍哪！」新娘這樣說。

「不論做了一件什麼事，在已經做了以後，我就不再提到的。」新郎這樣說。

馬繼續走着，走了一會，看見前面有一條小河攔住去路，又沒有橋，

一定要涉足到水裏，才能够走過去。於是新郎就吩咐那匹馬道：「你走時要當心，不可把新娘的衣服濺濕。」可是，那馬剛跨到河裏，新娘的衣服便已弄濕了。新郎就拿起另一枝手鎗，把那匹馬打死了。

「啊，多可憐！」新娘這樣說。

「唔，可是，無論做了一件怎樣的事，在已經做了以後，我就不再提到的。」新郎回答說。

後來，新郎從馬背上把馬鞍和馬鞭拿下來，他自己拿一根馬鞭，把那很重的馬鞍給新娘拿，說道：「這一點點東西，總拿得動吧；好在家裏就快到了。」說罷，新郎走在前面，新娘背着馬鞍，跟在後面走。

不久，他們走到了家裏，有許多男女僕人出來接他們。那個人便對那些僕人說道：「這就是我的妻子。以後，她有什麼吩咐，你們要當做是

我的話一般地聽她！」

隨後，他領新娘到裏面去，陪她去看客室、臥室、穀倉、釀酒間，又指給她看許多別的房間，對她說道：「以後，家裏的一切事都由你管，外面一切事情由我管。」不久，吃罷晚飯，就去睡了。

這樣，一天過去了，一個星期過去了，一個月過去了，年輕的妻子掌管家裏的雜事，丈夫在外面從事田地上的工作，吵架的事，一次也不曾有過。那些僕人對於男女兩主人的話，都一樣的唯命是從。這樣，丈夫不提往事，就有半個年頭匆匆地過去了。丈夫對於妻子很真誠，妻子對於丈夫也非常溫柔聽話。

有一天，丈夫問妻子道：「你希望回到家裏去一趟麼？」  
「想去的，如果你答應，我很想回去一趟。」妻子回答。

「現在反正家裏沒有什麼事，你要去，即刻就去吧，我去準備馬車，你得快快整理好。」丈夫說罷，就預備馬車去了。妻子在那時也走到樓上去整備行裝。

過了一會兒，丈夫執着馬鞭，牽了馬車過來問道：「整備好了麼？」  
「整備好了。」妻子一面這樣回答，一面就走下樓來，坐到馬車裏去。其實，那時妻子並不曾完全整備好，所以手裏亂七八糟地拿着許多東西，坐到馬車裏去。

他們兩人坐着馬車出發，到了約有一半路程光景的地方，忽然看見一羣鳥在路旁飛過。

「多好看的白鳥呀！」丈夫這樣說。

「不，這些鳥不是隻隻烏黑的麼？」妻子說。

「或許就要下雨了呢！」丈夫忽然這樣說，掉轉馬頭，把馬車開回去了。

妻子不知道丈夫何以要這樣，她到這時才和丈夫爭辯了一二句話，可是她却毫不動怒，一路上和丈夫很和氣地說着許多話。回到家裏以後，丈夫就把馬牽到馬棚裏去，可是，雨並不曾下過一滴。

後來，過了一個月，有一天，丈夫向妻子問道：「今天天氣很好，你想回到你的家裏去麼？」

妻子就回答說：「想去的。」這次，妻子整備得比上次快了不少時候，所以當丈夫揚着馬鞭，把馬車開來的時候，她早已完全整備好了，立即坐到馬車裏去。

當他們到了約有一半路程光景的時候，忽然在路上遇到許多羊。

「好一羣可怕的狼！」丈夫這樣說。

「你這句話的意思，怕就是指這羣羊吧？」妻子疑慮地問。

「晚上或許要下雨。」丈夫仰起頭來，望望天空這樣說，「我看，還是回去算了。」

丈夫說罷，又掉轉馬頭，把馬車開回去了。兩個人一路上有說有笑地很要好。可是，一直到了晚上，並不見有雨落下來。

又過了一個月，有一天的早上，丈夫向妻子說道：「今天你如果要回家去，那麼就坐了馬車去吧。今天天氣一定是靠得住的。」

於是，妻子當即整備定當，兩個人一同出發了。

馬車疾駛着，天氣又好，不一會，就到了父親的家裏。父親非常高興，當即派人去把兩個妹妹和妹夫也接了來，很愉快地一家團聚。

姊妹三個很隨便地講了許多話；尤其是那兩個妹妹，因為已和姊姊好久不見了，閒話更是像連珠礮一般地說個不休。談了一會以後，姊妹三個就一同去預備飯菜。

那時候，那三位女婿和岳父在一間屋子裏，說長道短地互相交談着。忽然岳父向三個女婿問道：「你們三個人同在這裏晤面，還是第一次。現在我要問你們：你們對於自己的妻子，覺得滿意不滿意？請你們告訴我。」

那兩個和妹妹結婚的人，便齊聲回答說非常滿意。

「可是你呢？」岳父回過頭來問大女婿。

「像我這樣娶得這麼好的一個妻子，恐怕再沒有第二個人吧。」大女婿這樣回答。

「唔，我想知道究竟誰是最溫柔和最聽話。」丈人說着，就拿了一把銀壺來，壺裏面滿是金洋和銀洋。他把那壺放在三個女婿前面的一張桌子上，說誰的妻子最溫柔和最聽話，就把那壺送給誰。

接着，大家就決定了一種試驗的方法。

最末一個女兒的丈夫首先走到廚房的門口去，說道：「格爾達，你來，快些！」

「唔，來了。」格爾達這樣回答，可是她却一直不走出來，因為她正在和兩個姊姊談得很起勁。

「有什麼事？」隔了好一會，格爾達才走出來這樣說。  
丈夫向她說了幾句話，她就走了。

這次是輪到那個和第二個女兒結婚的人了。



父親把一扎滿貯金銀的壺放在桌子上。

「瑪格麗脫，你來！」丈夫高聲喊。

「唔，我就來了。」瑪格麗脫回答一聲，可是她並不走出來，因為她手裏有東西拿着，等到放下後才走出來。丈夫向她說了幾句話以後，也就走了。

最後就輪到姊姊的丈夫了，他走到廚房的門口去，喊一聲：「克麗絲諦娜！」

「唔！」克麗絲諦娜手裏正拿着一碗東西站着，聽得丈夫喚她的聲音，立即答應，把那隻碗連忙交給他的妹妹，但她的妹妹並沒有接到手，那碗就豁滾一聲跌在地上了；可是，克麗絲諦娜却自顧自急急地奔出來了，問丈夫道：「有什麼事？」

「沒有什麼事，單單不過叫你走出來罷了。可是，你現在來了，你就

可以得到桌子上面的那把壺，連壺裏的東西也完全歸你有的了。現在你把以前在結婚那天送給你的禮物拿出來給我看。」

「唔。」姊姊這樣答應着，就從衣袋裏把那隻藏了很久的柳枝捲成的圓圈，掏了出來。」

丈夫把那圓圈交給岳父，問道：「你能够把牠弄直麼？」

岳父回答說：「這那裏能够！你一彎直，就要斷的。」

「想來你一定明白的吧！」丈夫繼續這樣說，「這個圓圈，是我從樹上折下來時把牠捲成的，所以現在纔能變成這樣。」

喫過了飯以後，大女婿和他的妻子一同回到家裏來。以後，他們便很愉快地過活着。

的確，無論什麼事，在開始的當時是非常重要的。

## 十二 狼

從前，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，他們有七隻羊，一匹斷尾馬，一隻狗，還有一隻貓，此外，他們還有一個十四歲的少年，是管那七隻羊的。

有一天，那少年帶了些點心，帶了那七隻羊出去喫草。

那天，忽然有一隻狼走來，說道：「這些羊可是你的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少年回答。

「請把你的點心給些我喫；倘不然，我就喫掉一隻羊。」狼這樣說。

「不！點心我是不肯給你的。」少年說。

於是，那狼就喫了一隻羊。

次日，少年又帶了些點心，帶了六隻羊去喫草去，忽然那狼又來了，

又發生了和昨天一般的事，以後，像這樣的事每天繼續着，最後，那狼竟把羊喫得一隻也不賸了。

這樣，少年的主人就大怒，就吩咐少年去管那匹斷尾馬。

有一天，少年在牧場上看管那匹馬，忽然那狼又走來說道：「請把你的點心給一些我喫，倘不然，就吃你的馬。」

可是，少年仍不肯把點心給狼喫。於是，狼就喫掉了那匹馬。

少年回到家裏去把事情告訴主人，主人吩咐他去把羊和馬找回來。因此，少年雖明知羊和馬已被狼喫下肚去，却不得不走了出去。

走了一會，少年就從衣袋裏摸出點心來喫。忽然那狼走過來說道：「請把你的點心給些我喫，倘不然，就把你喫下去。」但少年不肯把點心給狼喫，於是，狼就把少年一口吞下去了。

狼



狼忽然又來向少年討點心喫。

家裏的主人等了好久總不見少年回來，就派一個工人去找。那工人在路上遇見那隻狼，就問牠可曾看見一個少年，七隻羊和一匹馬。

狼回答說：「他們都在我的肚子裏，正在擾攘地吵着。我的肚子裏還很空，像你這樣的大小，還容得下。」話剛說完，狼便把工人一口吞下肚去。

主人等了好久，也不見那工人回來，就派一個女僕去找。女僕在路上也遇見了那隻狼，就問牠可曾看見一個工人，七隻羊，一匹斷尾馬和一個少年。

狼回答說：「他們都在我的肚子裏，正在擾攘地吵着。我的肚子裏還很空，像你這樣的大小，還容得下。」狼說罷，又把女僕吞下肚去。

主人在家裏眼巴巴地等着那女僕，後來等得不耐煩了，就親自出

門找去。在路上看見那隻狼，他就問牠可曾看見一個少年，一個工人，一個女僕，七隻羊和一匹斷尾馬。

狼回答說：「他們都在我的肚子裏，正在擾攘地吵着。我的肚子裏還很空，像你這樣的大小，還容得下。」話還沒有說完，牠就把那男人一口吞下去了。

妻子在家裏等着丈夫回來，可是等了好久，總不見丈夫回來。她放心不下，就自己出去找。在路上遇見了那隻狼，她就問牠可曾看見一個少年，七隻羊，一匹斷尾馬，一個工人，一個女僕和一個男人。

狼說：「他們都在我的肚子裏，正在擾攘地吵着。我的肚子裏還很空，像你這樣的大小，還容得下。」狼說罷，又把這女人一口吞下去了。

這一次，家裏的那一隻狗覺得非常寂寞，就出去找那些人。走了不

久，在路上遇見那隻狼，就問牠可曾看見一個少年，七隻羊，一匹斷尾馬，一個工人，一個女僕，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。

狼回答說：「他們都在我的肚子裏，正在擾攘地吵着。我的肚子裏還很空，像你這樣的大小，還放得下。」說罷，便把那狗吞下肚去。

現在農夫家裏已祇賸一隻貓了。貓在家裏覺得非常無聊，就出去找那些人。貓在路上也遇見那隻狼，就問牠可曾看見一個少年，七隻羊，一匹斷尾馬，一個工人，一個女僕，一個男人，一個女人和一隻狗。

狼回答說：「都看見的，他們都在我的肚子裏，正在擾攘地吵着。我的肚子裏還很空，像你這樣的大小，還容得下。」說罷，又把那貓一口吞下去了，

可是，那狼因為喫得太多了，肚子裏已沒有地位可以容納那些東

西，因此，最後那狗和那貓就由擠軋而打起架來，結果，把那狼的嘴巴也打開，大家就一同滾了出來。

那少年，那七隻羊，那匹斷尾馬，那個工人，那個女僕，那個男人，那個女人，那狗，那貓，大家都一齊出來了，並且大家都仍快活有力。因此，他們就同心戮力，把那狼打死，大家便快快樂樂地回到了家裏。

### 十三 人魚的兒子

從前，在夏格爾高原的修列皮地方，有一個名叫拉思姆斯·那順的打鐵匠。他年紀還輕，並且面貌生得很端正，身體又很強壯，但因為很早就已結婚，所以已有許多小孩，加以生意又不大好，所以勉勉強強地過着日子。那打鐵匠因為是一個非常勤懇的人，所以每當有空的時候，他就去捕魚，或到海邊去拾枯樹枝一類的東西。

可是，有一天，那打鐵匠却坐着一隻小船去捕鱉魚。因為他出去以後，到晚上還不回來，甚至到次日也仍是不回來，因此，大家便以為他已死在海裏了。可是到第二天，那打鐵匠却載了一船從沒見過的那樣大的魚兒回來了，並且，那打鐵匠精神很好，一點兒也不說要喫東西或喝

水。

那打鐵匠祇告訴人家說，他因為遭了重霧，迷了方向，所以不能當天回來——當時，那打鐵匠不把真相告訴人家，可是後來過了六年，這事的真相就大白了。

原來，當時那打鐵匠的船划到遠遠的海中，遇見了海裏的人魚。那人魚當他上賓看待，留住他宿了好多天，

從那時候起，那打鐵匠已不再去捕魚了，因為那人魚已送了他很多值錢的東西，他已經不必再去捕魚了。後來不久，那打鐵匠就變成爲一個富翁了。

這時，他不到海裏去已有七年了，有一天早上，那打鐵匠正在揩抹那把鐵鎚，忽然有一個很好玩的少年走來，說道：「早安，父親！母親——」

人魚——叫我代她探望你。母親說，她已撫養了我六年，所以，現在也要叫父親來撫養我六年。」

這孩子非常不可思議，年紀雖祇六歲，但看去已像有十八歲了，並且依他的年紀而論，力氣也遠較普通一般的孩子爲大。

「你肚子餓麼？」那打鐵匠這樣一問，那孩子——他的名字叫做奧拉夫——就回答說：「很餓。」於是那打鐵匠就叫妻子去拿一片麵包來。妻子把麵包拿來以後，奧拉夫就一口喫了下去，就把臉朝着父親。父親問他肚子有沒有吃飽。

「沒有飽，因爲祇喫了一口。」奧拉夫這樣回答。

於是那打鐵匠便同他到裏面去，把一整方麵包切成許多片，在上面塗上了牛油，交給奧拉夫喫。



過了一會兒，奧拉夫又走到打鐵的作場裏來。

過了一會兒以後，奧拉夫又走到打鐵的作場裏來。父親又問他，這回你可曾喫飽。

「不，」奧拉夫這樣說，「還祇不過喫得一個半飽。我知道在這裏是不能讓我的肚子喫飽的，所以我想最好還是去找一處能够養活我的地方。」

少年奧拉夫對他的父親說，如果能打一根鐵杖給他，他就即刻動身。那打鐵匠就把一根普通的鐵杖交給他。可是，被奧拉夫用手指一彎，就彎曲了。

於是，那打鐵匠便把一根很粗的鐵棍交給他。可是奧拉夫放在膝上一彎，簡直像骨頭一般地折斷了。這次，那打鐵匠就把打鐵作場裏所有一切的鐵都拿來，燒成一條很粗很粗的鐵棒。這條鐵棒有幾千斤重，

奧拉夫這才中意了。鐵棒燒成以後，他就向父親行了一個禮。

「那麼，我走了，父親！」奧拉夫這樣說着，就向鄉村間走去了。

打鐵匠看見奧拉夫走出門，心頭如釋重負，因為他覺得如果養在家裏，一定要把家裏喫窮的。

奧拉夫走着，走着，走到了一座很大的農場地方，那裏有一個農人站在門口。

「你到什麼地方去？」那農人這樣問奧拉夫。

「我正在尋訪一個需要大力氣的人；並且要是一個肯儘量讓我喫飽肚子的人。」奧拉夫回答。

「恰恰正好！」那農人這樣說，「我現在正要雇用二十四個人。可是，現在還祇雇到十二個，所以就雇用你吧。」

「你如果肯讓我喫十二個人所喫的東西，我就替你作十二個人所做的事情，你肯不肯答應我？」奧拉夫說。

農人當即答應了奧拉夫的話，就領奧拉夫到廚房裏去，對廚子說，這是新雇進來的工人，以後要把給別的十二個工人所喫的同樣分量的東西給奧拉夫喫。

奧拉夫到這農人家來，時候已是晚上了，所以在那天，並沒有事情可做。他喫了一大鍋的粥，肚子喫得很飽，覺得很舒服。喫好以後，就上牀睡覺了。

奧拉夫睡得非常熟，到次日，雖然別的工人都已在工作，但奧拉夫却仍和死豬一般，一動也不動地熟睡着。

那時，那農人也在外面，他想去看看那新雇用來的工人在做什麼

事。可是他看來看去，連影子也看不見，於是他就走到那些工人住宿的地方去，只見奧拉夫還睡在牀上，睡得很熟，就大聲喝道：「起來，奧拉夫！怎麼還睡着！」

奧拉夫從夢中醒來，兩眼惺忪地說道：「唔，竟已這樣晏了麼！可是，我起身後還要喫過東西纔能做事呢。」接着，奧拉夫便穿好衣服，走到廚房裏去，喫了滿滿一鍋子的湯，隨後，他就去討生活做。

那天正在打穀。別的十二個工人正在用力打着，共有十二只打穀臼，每只臼上站兩個人，所以僅有六只臼有人佔據着，還有六只空着。那農人就要奧拉夫打六只臼的穀。

於是奧拉夫也就加入進去，他學他們的樣子，把木椿打下去。可是他一打下去，那木椿就碎裂了，幸虧牆壁上還有許多木椿掛着，他便去

拿來重換過。可是，換完以後，仍是沒有用，那些木樁都碎裂了。

奧拉夫向四周一看，看看有沒有更堅固的東西，結果被他找到了一根又粗又大的造房子用的樑。他就拿來當木樁用，這樣才算合用了。一切總算都已解決，但可惜還有一件美中不足的事，那就是這間屋子很低，不够供奧拉夫輪使那根木樁，他每打一次，總撞着屋頂。於是奧拉夫立即想出一個方法，他輕而易舉地把屋頂整塊拆下來，拿到田裏去，才得着勁打起來。

奧拉夫接連不斷地一白一白打起來，他把小麥，裸麥，大麥，蕎麥，和燕麥等打在一起，堆成了像一座山。打好以後，他就去把屋頂拿來裝上，向那農人說：「工作已經做好。」

農人聽了奧拉夫的話，不相信他會做得這樣快，跑去一看，那些麥

被奧拉夫打在一起了，不覺大怒，可是他一看奧拉夫所用的那根木樁，更打聽奧拉夫打時的種種舉動，不禁對奧拉夫的力氣喫驚起來，嚇得不敢埋怨他了，只得叫他再用篩篩起來。

奧拉夫不知道怎樣篩法，就問那農人。那農人告訴他說：「要把糠和穀粒分開。」奧拉夫就動手分起來，可是，分來分去非常麻煩。於是他想出了一個方法，把屋子兩旁的窗子都打開，他坐在屋子的一邊，拚命用力吹着，這樣，眼看那些糠都被吹到窗外去，堆成了堆，穀粒裏已不夾雜糠了。於是他就去告訴農人，說工作已經做好。

農人對奧拉夫說：「今天就這樣算了，因為已沒有工作了。」於是奧拉夫走到廚房裏去，儘量喫了一個飽，隨後就去睡覺，一直睡到喫晚飯的時候。

可是，那農人却覺得非常不安，他和他的妻子商量，想商量出一個可以叫奧拉夫離開的好辦法。那農人想：「直截了當地歇去奧拉夫，恐怕是不可能的事。」想來想去，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。於是他把那管賬的人也叫來，三個人商量了一會以後，定了這樣一個辦法：明天，吩咐大家到山上去砍樹，誰背了樹回來最遲，就把誰吊死。他們想用這個計策，奧拉夫一定會被吊死的。但那農人又去吩咐別的十二個工人，叫他們明天一早就出發，又叫他們讓奧拉夫和平時一般熟睡，不要吵醒他。

那天的晚上，工人們一同坐着，隨便談天，大家談到明天的事，都說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其中有一個工人說：「明天總得一早動身才好。」接着，大家又預先講定，因為要使工作迅速起見，凡是最末一個回來的，就吊死他。

奧拉夫一聲不響地儘自笑着，也並不提出反對。

次日早上，十二個工人在太陽還未出來以前，就起身了，大家都帶了一匹最好的馬和一輛很好的馬車，出發到山裏去了。可是，奧拉夫却還是照常睡着。那農人合着手，非常開心，心裏暗自忖道：「今天正希望你睡着，你儘管去睡好了。」

可是，不久奧拉夫到底醒來了。他睜開眼睛一看，知道是應該起身的時候了，於是就穿起衣服來，照例慢吞吞地喫了早飯，喫過早飯以後，就走到馬棚裏去，想去預備馬車，可是，可以用的馬車都被旁人坐去了，因此，奧拉夫就不得不到四處去找，找了好一會，只找到了一輛破舊不堪的舊車子，接着又牽着兩匹跛腳馬來拖車子，然後就去了。

當奧拉夫到了山裏的時候，大家都取笑他，因為他們在太陽還沒

有出來以前，早已到這裏來砍樹，大家相幫把大樹砍倒，裝到馬車裏去，祇有奧拉夫一人却還睡在牀上。

這時，奧拉夫也就動手砍起來。他先用斧頭來砍，砍得斧頭刀鋒發捲，依舊砍不到那棵樹。奧拉夫便把斧頭丟開，用兩隻手抱住那棵最大的樹，連根拔起，就裝到車子上去。他拔了二棵，三棵，繼續又拔了好多棵，車上便裝滿了。別的十二個工人還汗流浹背地砍着，奧拉夫早已先砍好了。

可是，奧拉夫走過路上，兩匹馬忽然拖不動了。他沒法，就把樹和車子縛在一起，背在背上，一面牽着馬走回去了。這樣，奧拉夫就第一個先回到家裏。

農人站在門口，看是誰第一個回家。他看見是奧拉夫背着樹，牽着

馬，第一個回來，不覺喫了一驚，連忙關上大門，又下了鎖。

奧拉夫走到門口，把背上的東西放下，敲起門來。他敲了一會，沒有人開門，他就把那扇門一塊一塊地拆下來，拋到裏面天井裏去，又把車子拋了進去，那四個車輪就滾到不同的方向去了。

農人見了這光景，覺得這事情有些不妙，如果再不開門，他或許會把馬也這樣拋進來的，就去把門開了。

「早安，主人！」奧拉夫見了農人這樣說，接着，便把馬牽到馬棚裏去，到廚房裏去喫飯。

隔了一會，別的工人也回來了。奧拉夫就向他們這樣說：「昨天晚上講定的事，你們大概總還記得吧。那麼，把誰吊死呢？可是，他們却都說，那不過是說說玩玩罷了。」是的，我也不過是說說玩玩罷了。」奧拉

夫又這樣說，這樣一天的工作就告終。

那天晚上，那農人，他的妻子和那管賬的人，三個人又集在一起，商量如何處置那可怕的奧拉夫。那管賬的人想出了一個方法說：「明天，吩咐他把那口井掘掘深，那時就可下手處置他。屆時，奧拉夫第一個到井裏去，然後在上面把一只大石臼丟下去，這樣定會把奧拉夫壓死的；再灌些水到井裏去，連喪葬之費也可省去了。」那農人和他的妻子聽了，認爲是一條妙計，因爲這樣一來，又不費事，並且可以永絕後患，所以非常快活。

可是，奧拉夫却自有他的絕處逢生的命運，所以他照舊安安逸逸地熟睡，一直睡到人家把他叫醒。

奧拉夫起身來，穿好衣服，照例先去喫飯，然後又去討工作。

那天，主人吩咐他和大家一同去掘井，他就遵命去了。他走到井旁時，大家已在等他了。奧拉夫就向那十二個工人問，究竟他在上面接他們舀上來的水，還是他到井裏去。奧拉夫叫他們揀一樣，他是隨便的。那十二個工人就叫奧拉夫到井裏去，他們在上面接他舀上來的水。

於是，奧拉夫就走到井裏去，開始舀起水來。不料，奧拉夫剛走了下去，他們就着手預先商定的毒計了，大家把石塊向奧拉夫猛丟下去。但奧拉夫却毫不在意，用手擋住那些石塊。

那些工人見丟下石塊去並不生效，於是就去把那只大石臼搬來，他們想，這樣，一定可以致奧拉夫的命了。誰料石臼拋下去，被奧拉夫的頭頂住，齊巧套在奧拉夫的頸項裏。

奧拉夫終於生氣了，立即走了上來。他走到主人那裏去，說大家欺

負他，接着，兩肩一聳，那只大石臼就跌了下來，齊巧跌在主人的腳尖上，把腳指頭壓出了許多血。

主人當即一蹶一拐地走到妻子那裏去，又去把那管賬的人叫來，因為計策已有兩次失敗，想再商量一個好計策。並且鑒於前兩次計策的沒有成功，這次想商定一個萬無一失的好計策。

隔了一會兒，那管賬的人說：「如果用這方法，一定會成功的。今天晚上，叫他到那惡魔的池裏去捕魚，因為那埃利克老頭兒在夜裏是不許別人走到他旁邊去的，所以他一定不會生還的。」

那農人和他的妻子都認為這是一條妙計，於是他就到奧拉夫那邊去，叫他在夜裏到惡魔的池裏去捕魚。農人又對奧拉夫說：「池裏有一個可惡的惡魔，但以你的力氣，那惡魔一定會逃走的。」最後他又對

奧拉夫說：「如果你能搖船去，把魚捉來，明天就不必做什麼工。」

「好，我可以去的。」奧拉夫立即答應了，「可是，我一定要帶些喫的東西去。請你給我麵包，牛油，白蘭地酒，不能少一樣。」

主人當即高高興興地一一拿來給他。

到了夜裏，奧拉夫把那些東西包在一起，繫在那根很粗的鐵棒上，擗在肩膀上，動身到那惡魔的池邊去了。

奧拉夫到了那裏，就坐在一只小船裏，搖到池的中央去，接着，他便預備捕魚。

奧拉夫到了池中，在動手要捕魚以前，他先打開包來喫東西，正在這時，忽然那埃利克老頭兒出現到水面上來，抱着奧拉夫的頭頸，一直沉到水底下去了。

幸虧奧拉夫帶着那根鐵棒，所以當埃利克老頭兒拖他到水裏去的時候，他就一手拿着那根鐵棒。

隔了一會兒，奧拉夫一隻手擒住埃利克老頭兒的頭頸，一隻手拿着那根鐵棒，向埃利克老頭兒的背上猛打，被他打得皮開血流。

埃利克老頭兒就叫着痛，討着饒，請求奧拉夫放手，說以後決不再逗留在這池裏。

「不行！」奧拉夫說，「你如果在明天早上把這池裏所有的魚，都拿到我主人家裏的天井裏來，就放你。」

埃利克老頭兒哀求奧拉夫放他說，如果放他，明天早上一定拿來。於是奧拉夫才放了手，把船搖回池邊來，喫着東西；喫完以後，他就回來睡覺了。

次日早上，當農人開門的時候，忽然有許多魚跳進來，把天井塞得水洩不通。於是，農人就奔到他的妻子那裏去，說道：「這傢伙簡直是沒法可以對付！連那埃利克老頭兒對他也沒有辦法。天井裏已塞滿了許多魚，我想定是那池裏的魚統在這裏了。」

「唔，真是了不得！可是，既然這樣，何不派他到地獄裏去把那些利錢討來呢！」妻子這樣說。

農人聽了他妻子的話，想穿過天井到奧拉夫的臥室裏去，可是天井裏塞滿了魚，不能大踏步地走，他只好沿着牆壁擠過去。

農人走到奧拉夫的臥室，先向奧拉夫稱讚一番，隨後就說還要托他去做一件事，叫他到地獄裏去向埃利克老頭兒討三年的利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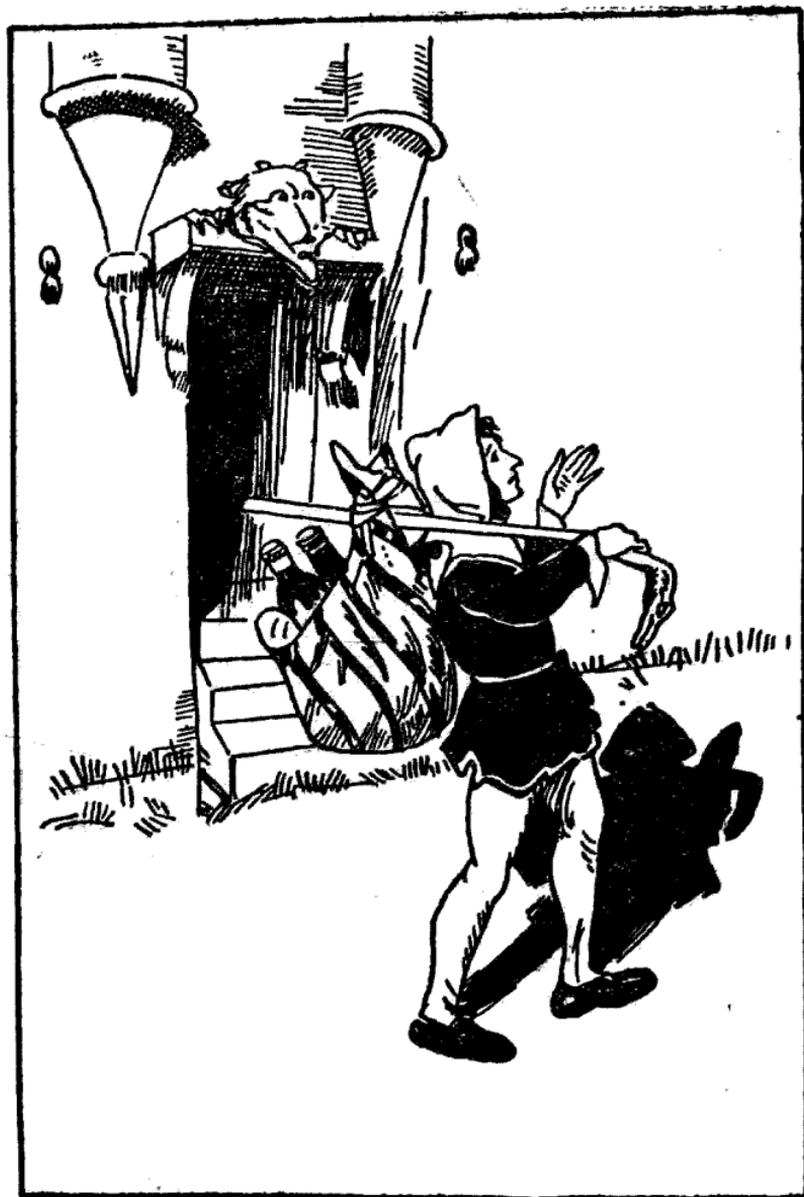
「可以！可以！」奧拉夫當即回答，「可是，向那裏走呢？」

農人也不明白，無從回答，就奔回去問他的妻子。

「你真笨！」妻子說，「你只要叫他穿過那座大森林，再一直向南走去就是了。——是否走得到地獄，那可不必去管牠；我只要能打發他離開這裏就好了。」

農人就去告訴奧拉夫，說只要穿過那森林，再一直向南跑去就是了。奧拉夫又向那他討些在路上充飢的東西，他要麵包，牛油，啤酒，白蘭地酒。不消說，農人一一給了他。奧拉夫又把那些東西包在一起，繫在那根鐵棒上，揷在肩膀上，動身向南走去了。

他穿過了森林，道路橫七豎八地有好多條，不知究竟走那一條好。因此，奧拉夫就坐了下來，打開包來喫東西。正在這時，忽然有一個人騎着馬走過。他就問那個人道：「你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

奧拉夫帶了鐵棒和一包喫的東西，向南走去了。

「我去訪問埃利克老頭兒去。」那個人回答。

「那麼，請你等一會；我也有事要到他那邊去。」

可是那人因為有要緊的事，並不等他，於是他就追上去，握住了馬的尾巴。那匹馬用後腳立了起來，那個人就從馬背上滑了下來。

「請等一等，我也是到那地方去的。」奧拉夫向那個人這樣說。

後來，奧拉夫就把喫的東西收拾好，放在那匹馬的背上，牽着繮繩，對那個人說：「唔，我們一同去吧。」

在路上，奧拉夫把自己的任務告訴那個人，又把前次曾和埃利克老頭兒打架的事也告訴他聽。他祇唔唔地漫應着，但他對於路倒似乎很熟識，不久，他們便走到了那埃利克老頭兒所管轄的國家的入口地方。

到了那裏，那人和那匹馬都不見了，祇賸奧拉夫一個人站在門邊。大概即刻會有人來開門的吧。奧拉夫心裏這樣想。

可是他站了好一會，仍舊沒有人來開。奧拉夫等得不耐煩了，便用那根鐵棒敲門，結果，那扇門被他打破，他就走了進去。

那羣小鬼看見奧拉夫走了進來，就問他有什麼事。奧拉夫回答說，是主人叫他來討三年的利錢。那羣小鬼聽了這話，便不分皂白，圍攏來打奧拉夫，但被奧拉夫用那根鐵棒回擊二三下以後，那羣小鬼便爭相逃開，哭着叫痛起來。這時，奧拉夫就說要見埃利克老頭兒。可是，那埃利克老頭兒自從前次在池裏被奧拉夫打傷以後，一直睡倒在牀上。

那羣小鬼奔去報告埃利克老頭兒，說那農人派一個僕人來討三年的利錢，把門也打破，又把他們打得鮮血直流。

「這些都不要去管牠，你們把十年的利錢付給他算了。可是，你們千萬不可伴他到我這裏來。」埃利克老頭兒這樣吩咐那羣小鬼。

於是，那羣小鬼就去捧出許多金子和銀子，交給奧拉夫。奧拉夫就盛在一只很大的袋裏，掬在肩膀上，逕向農場回來了。

大家瞧見了奧拉夫回來，不禁又喫了一驚。可是，奧拉夫對於這位不知好歹的主人已經感到失望了，他已不願再在這裏做事，祇把拿來的錢的一半交給主人，把另一半拿去給了在修列平地方的他的父親。後來，奧拉夫又向他的父親道別，因為他在陸地上替人做事，已經做厭，他覺得還是回到母親——那人魚——的地方去好。從此以後，人家便永遠不再看見那人魚的兒子奧拉夫了。

## 十四 惡魔的仁慈

從前，有兩個年輕人，因為找工作而走到很遠的南方去。有一個立刻找到了工，另一個雖然飄流了許多時候，依舊找不到一些事。

有一天，他忽然遇到一個不認識的人，他就把自己的境遇告訴他。那個人就這樣說道：「你跟我來，我也正在找工，大概一定會找到的。」他們兩人走到一座農場來，便都做了割麥的人。那個不認識的人割得很快，那個年輕人趕不上他。那一天，那個人共割了二十五斗。

接着，是用篩來篩麥了，那個人把窗門統統打開，用嘴巴吹起來，雜在麥粒中的殼，便被吹到外面去了。

他們兩個人每天這樣工作着，不久，田裏所有的穀類統被他們收割下來了。

「唔，快去和你的主人商量，叫他把大麥和小麥的錢一同給我們。他如果不答應，你就說要毀壞他的穀倉。」那不認識的人這樣對那年輕人說。

那年輕人就走到主人那裏，向主人討割大麥和小麥的錢。但主人却祇把割小麥的錢給了他，不答應把割大麥的錢一同給他。那年輕人就說要毀壞那間穀倉。

主人毫不着慌，一面笑着，一面說道：「你如果做得到，你儘管去毀壞好了。」

那年輕人把主人的話告訴了同伴，那不認識的人就說道：「那麼，

於是他們兩人就走到穀倉那邊去把牆壁捐在肩膀上搖起來。

主人見了這光景，連忙奔過來說道：「且慢，且慢！就把割大麥的錢也給你們吧。」

於是那間穀倉才算不曾被毀壞。他們兩人便拿到了割大麥的錢。他們兩人離開了那座農場，暫時在路上躑躅。過了一會兒，當他們兩人分別的時候，因為所有的錢都由那年輕人保管着，所以他就分出半份來叫那不認識的人收下。可是，那不認識的人却這樣說：「那裏！這一點點的錢，對於我是沒有用的，請你留下吧。」

那年輕人就說了許多感謝的話，他因為想知道待他這樣仁慈的人究竟是誰，就問那不認識的人的姓名。

「唔！那不認識的人說，『大家都稱我是惡魔。其實，我並不是真



那不認識的人，不肯收留半份的錢。

如他們所說那樣兇惡的。」

年輕人覺得那不認識的人的話很對，可是，同時却又覺得事情非常奇怪。

可是，讀者啊，你們以為那惡魔是單單爲了這年輕人而這樣仁慈的麼，你們如果作如此想，那就成爲不明白那個惡魔的究竟了。

後來，那年輕人去訪從前曾經一同流浪的那個朋友。那朋友看見他有許多錢，非常羨慕，由羨慕而嫉妬，最後，那朋友便把那年輕人謀殺。這樣，那惡魔就得到了他一心所欲的報酬。

## 十五 沼地的巨漢

從前英國有一位國王，在他所統治的領土內，有一個地方，無論誰走到那沼地去，總是喪了性命的。

有一次，國王想把那沼地仔細調查個究竟出來，就率領大隊人馬，到那沼地去。到了那沼地後，他叫人分向四處搜索。當大家搜索了一會兒以後，忽然看見有一個可怕的巨漢睡着，於是他們把那巨漢從頭至足，用繩細起來，扛回到宮城裏。

國王因爲已把那巨漢活活捕住，非常快樂，立即造了一架很大的鐵籠，把那巨漢關在裏面，又在外面加上了鎖。

可是，正在這時他和別國發生了戰事，國王就把那關着巨漢的籠

的鑰匙交給王后，說道：「無論誰偷是放走了那巨漢，就處死刑。」國王說罷，就親自上前綫督戰去了。

國王有一個七歲的王子，有一天，在庭園裏拋着金蘋果玩，不知怎樣一拋，忽然拋到籠裏去了。那巨漢不肯把金蘋果拋出籠來，對王子說道：「你自己進來拿吧。鑰匙祇要向你的母親拿好了。」

於是那王子就奔到母親那裏去，坐在母親的膝上，說道：「媽媽，我耳朵裏有聲音在響，你替我看看。」王子說着，就伸手到母親的衣袋裏去，把那鑰匙偷偷地拿出來了。

王子拿了鑰匙，就去開那鐵籠的門。門開了，那巨漢就跳出來，一面把一個小小的鳴角給王子，一面說道：「以後，你如果逢着什麼災難，只要吹那鳴角，我便來救你。」巨漢說罷，忽然不見，又回到沼地去了。

不久，國王從前綫回來了，知道了這事，立即大怒。國王命令把王子送到那沼地去，王子便很可憐地被放逐在沼地了。

但王子毫不傷心，因為這時他記着了那巨漢給他的那個鳴角。他把鳴角拿出來吹，只吹了一聲，就看見那巨漢已站在眼前，向王子問道：「有什麼事，王子？」

這樣，王子就被帶到那巨漢的宮城裏去。到了宮城，那巨漢對王子說：「請你在這裏住七年。在這七年以內，我把一切將來可以成家立業的本領都教給你。」此後，那巨漢就天天教王子擊劍、游泳、射擊和開鎗。七年的歲月冉冉地過去了，王子已是十四歲了。

有一天，那巨漢對王子說：「唔，請用這水洗洗你的頭。」

王子用那水把頭洗過以後，頭髮便和黃金一般地灼灼生光了。後

來，那巨漢又把一件園丁穿的衣服叫王子穿在身上，叫他到人世間去，王子不明白爲什麼把他裝成這樣的裝束，但他却並不發問，只向巨漢道謝七年來的照拂。但在正要分別的時候，那巨漢又告訴王子說：「凡是我這裏所有的東西，以後你如果需用，只要心裏想要，就會立刻出現在你的眼前的；你不要客氣，儘管用罷。」

王子別了巨漢，不久，就被一座王宮雇用他作一個小園丁。

這座王宮的國王有三個公主。有一次，國王頒發佈告，召許多人到他面前來比武，不拘是誰，凡是在第一天得第一名的就把第一個公主嫁給他；在第二天得第一名的，就把第二個公主嫁給他；在第三天得第一名的，就把第三個公主嫁給他。

那當了小園丁的王子，得了這消息，記着了巨漢的話，就想要一副

黃金的甲冑，一匹純白的馬和一枝長鎗。接着，就有那巨漢老是騎着的白馬和誰也抵擋不住的長鎗出現在眼前。

王子有了這兩件武器，就意氣揚揚，騎着馬到比武場裏去。他不費力氣地獲了第一名。國王先給他一隻金蘋果作證據。

可是，王子接了那金蘋果，立即騎着馬，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。他在路上，把那金蘋果給了一個樣子很神勇，而並不曾出場比武的騎士。

這樣，王子在這三天以內，天天去出場比武，三天都是他榮獲第一名，但是，那三個金蘋果，除出第三天那個以外，別的兩個他都給了旁人，因為他要和第三個公主結婚。

不久，第一個公主和第二個公主舉行婚禮了，至於新郎，不消說，便是那兩個從王子手裏得到金蘋果的懦怯的騎士。

最後，是第三個公主舉行婚禮了。大家以為新郎一定是個神勇非凡的騎士，但出於他們意料之外，只見那手裏拿着金蘋果的人，原來就是在王宮裏做事的小園丁，因此國王也驚疑起來，說道：「那或許不是你的吧？大概是你在園裏拾來的吧？」

「不，那是我在比武場裏拿到的！」那小園丁這樣回答。可是國王總不相信，他想一定另有一個神勇非凡的騎士到來，他就這樣靜候着。

但那第三個公主却覺得這小園丁確是一個騎士。

有一天，第一和第二兩個公主的丈夫和小園丁一同去打獵，他們兩個都騎着一匹駿馬，手裏拿着亮晃晃的弓矢，但那小園丁却騎着一隻驢子，手裏拿着一個竹耙。



小園丁騎着驢子，手裏拿着一個竹耙。

不久，三個人就開始打獵。那小園丁因為從那巨漢那邊借到一副弓矢，所以頃刻間就打着了許多鹿和野豬；但他們兩個很可憐，連一隻野兔也打不着。這樣，回到王宮裏去，似乎是丟臉的，所以他們就要求小園丁把他所打着的東西賣給他們。但那小園丁却回答說：「對不起，賣是不賣的！可是，你們如果把金蘋果和我交換，就給你們。」他們沒奈何，只得把金蘋果掏出來和小園丁交換。

次日，三個人又去打獵，可是，這天也祇有小園丁打着了東西。這次，他們兩個的背脊上，各被小園丁剝了一小塊肉去，才算交換到小園丁所打着的東西。

不久，忽然敵國的大軍攻了進來，戰勢不利，連這座王宮也將要失守了，因此小園丁也就加入軍中去迎戰。

小園丁那時照例向巨漢借到了那匹白馬和那枝長槍，身上穿着黃金的甲冑，直向敵方衝過去，敵方不支，就被擊退了。這裏的全軍上下，都衆口一詞，說是全仗那黃金的騎士，所以得了勝仗的。於是那黃金的騎士，就當即被召喚到國王的面前去。

因爲身上明明白白穿着黃金的甲冑，手裏明明白白拿着金蘋果，所以這回國王就絕不生疑了，於是，他當即和第三個公主舉行結婚的儀式，但奇怪的是：他並不祇有一只金蘋果，三只都在他手裏，因此國王就暗暗地盤問他。

那黃金的騎士，就把他是英國的王子這事，受那巨漢的教養等事，怎樣當小園丁，怎樣比武榮獲第一，怎樣把兩只金蘋果給了懦怯的騎士，以及又向那兩個騎士交換回來等事，一一從頭至尾說給國王聽。

這樣，那黃金的騎士才算和第三個公主結了婚，但可憐的是那第一和第二公主，據說嫌那兩個騎士都是懦怯漢，終於把他們逐出了王宮。

標商冊註

